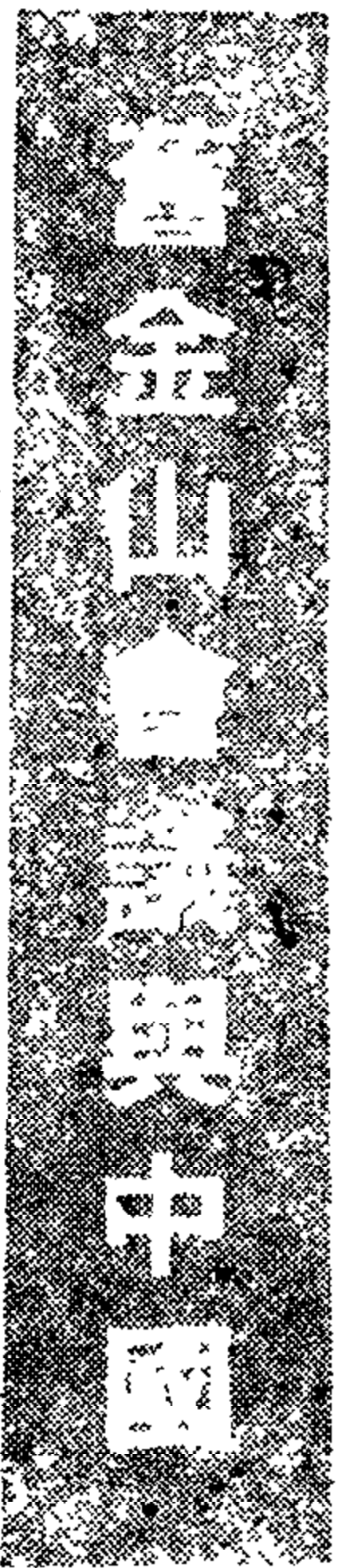




繼歐洲克里米亞會議所召開的舊金山會議，已於本年四月二十五日開幕。該會議的目標，無非藉「戰後世界和平」和「國際安全保障」名義，以資號召。此次出席會議計大小有四十六國，而代表人物，都為各國外交界大員。故就會議的形式而論，所負政治上重要任務，規模不可謂不宏遠。且其既以戰後世界和平與國際安全保障為號召，故凡與會諸國，莫不寄以深切之同情。尤其是戰後中小等國，更表示甚殷之期望。

但是，此項會議的機構出席者，雖有四十六國之多，惟主席團僅以美，英，蘇，渝（中國）四國外長為代表。其他如法國，伊朗，比利時，南斯拉夫，加拿大，巴西，墨西哥等國，不過追隨美，英，蘇之後，為構成執行委員會委員（計選出者共為十一國）。



至於會議主席，最初，美國主張以其國務卿斯蒂汀留斯為大會總長，因為遭蘇聯的反對，始改由四國代表輪流担任。該會機構，除主席團及執行委員，業已決定外，其他中小國家，則皆瞠乎其後。故在大會中，對於將來國際安全保障機構，為少數大國操縱，曾表示反對；而中小諸國，如奧地利，比利時，波利維亞等代表的談話，都一致主張擁護中小各國權利，反對大國的獨裁。則其「不平之鳴」，已情見乎詞。故預測該會議的結果，其成績將等於戰前之「國際聯盟」由少數大國所操縱而已。

在此大會過程中，所謂主席代表團，雖屬於四國外長，所輪流担任，表面看來，似屬共同合作；而以實際情形而論，則皆同床異夢。就蘇聯方面言之，所提出波爾參加大會問題，實為對於英美政治上一種攻勢

；英美則藉口克里米亞會議的決議，以波爾尚未成立正式政府為詞，拒絕其參加；在蘇聯雖允許暫從緩議，但已成爲一種懸案，即不免將來之糾紛。而美國最近邀阿根廷參加大會，又爲蘇聯強硬反對。其次，蘇聯要求三票權的問題，英美固鑒於波爾問題，已引起蘇聯之爭執，故對於三票權不得不表示讓步，以求妥協。由此看來蘇聯與英美，在會議上已顯有裂痕。此三國自身，在將來之國際上，即不獲得和平及安全的保障，遑論其他。英美方面，對於此次召集會議，其主動力則在美國。大會既如期開成，一時不可謂已隱執世界之牛耳。然其制霸世界之野心，已爲多數中小國家所反對，不過受其威脅，勉強從事，實已貌合神離。

至於中國方面（渝方）當戰前國際聯盟，冀護得理事地位，樓遭列強之牽制；此次列席於主席團之代表，似屬躊躇滿志。但實際上亦祇仰承英美的鼻息；即處處受英美的挾制；將來戰後所謂和平與安全保障，恐不能達其真正之目的。所以渝方在大會中所得效東，終不脫離英美的束縛，則其結果將出於預期之外。

渝方此次所能稍露頭角者，無非藉抗爭的立場，得邀英美之青眼，實則爲英美所利用。八年來所受抗戰的苦痛，僅僅獲得此一席之虛榮，在渝方實有難言之隱，中國有識之士，當亦有見及此；欲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必非先完成中國統一團結，實現全面和平不可。當此大東亞危急之秋，中日二國，如果幡然覺悟，打開現在僵局，則中國前途，方可脫離英美之束縛，而完成獨立與自由。

所以我們希望在大東亞方面，中國的立場，應實踐今次大東亞大使會議的共同聲明；及大東亞民族大會之決議，打倒英美在東亞方面之暴力，以掃除其制霸世界之野心。

友刊 目錄

第五卷 第一期
第四十九號
五月十五日發行

舊金山會議與中國（卷頭語）

自信與信人 何幹 2
文人相憐 張蓬 2
生活之什 藍紆 3
踉蹌 王白石 3

「中國本位」

半月小言 周毓英 4
編輯部 4

短論

蘇省增產工作 孫育才 6
論男女問題 沈靜 7
三論 魯茜 11

風土清嘉的蘇州

楊劍花 8
小碧桃 王予 12

攝影

五月詩 謝野 15
敵美登陸用軍艇 軍報部提供 16

哈利·特魯曼

振采譯 19
鏢夫 金光軍 21

本刊二周年啓事

編輯部 21
柳萌等 23

詩三首

梁郁 25
荒野（小說） 滄一 26

戰時知識

拾稿記（小說） 田田 27
音樂界之五傑 服部良一 29

綺夢（小說）

牧丁 30
龍鳳花燭（影評） 金長風 32

封面（初夏的點綴）

本刊特攝



自信與信人

何幹

做人難，處世更難。一提到處世，便不免要涉及社會上與人的關係，社會原是田多數人構成的，個人置身在社會中間，好像滄海中的一粟一樣，這時候，到底是相信自己好呢？還是相信別人好呢？事實擺在你面前，使你不能不有所抉擇，然而要抉擇也實在很不容易，不論你選擇那一方面，都不免要受到他人的批評，倘若你有自己的主張和定見，不輕於相信別人，那麼別人就會批評你剛愎自用，自命不凡；反之，倘若你專門捨己從人，以別人的主張為主張，那麼別人又會批評你只知道盲從附和，受人播弄，缺乏自信心。所以做人和處世都是很難的。

何況偏執幾乎成了中國人的天性，對於任何事情，都喜歡下一個獨斷的批評，有絕對而沒有相對，非甲即乙，根本無所謂中性。這種現象，在文化界也不能避免，有許多理論家，所持的也都是這種絕對的獨斷論的觀點，譬如自信和信人的問題，一經徵求他們的意見，所得的總不外這樣兩種結論：一種主張個人的意志和精神應該絕對自由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牽制和影響，這就是說人應該有自信心，不要信任別人；另一種則主張個人應該完全受別人的領導，不要保留細毫個人的獨立的精神和意志，因為這是違反集體精神的，這就是說人應該絕對信任別人，服從別人，不要有什麼自信心。

雖然這兩種論調是絕對反對的，但却又有許多人在有利於自己的條件下把牠們融合為一，表現為絕對的個人主義和專制主義。對於自己，主張應該保持絕對的自由，自己的意志應當支配一切，自己的每一句話就是命令，別人應當毫不猶豫的去執行，不許稍有批評或異議，這是絕對的個人主義。對於大眾，則要他們絕對的信任自己，服從自己，不許他們有絲毫的自信心，要他們完全跟着自己走，以自己的主張為主張，這是絕對的專制主義。這兩種偏執的主張，都是以自己的個人利益為出發點，抹煞了社會和羣衆的利益和要求的處世哲學。無疑地，這種處世哲學有害於社會和羣衆的，根本不能說是一種合理的處世哲學，儘管牠目前正是正廣泛的流行在許多為不合理的舊制度所支持的社會和民族裏面。

正確的處世哲學應該是每一個人要能自信也要能信人，依照不同的環境和社會條件而決定。這種條件要從社會的利益和個人的利益兼籌並顧中去採擇，不應專以個人的利益為前提。倘若我們自己的主張對於個人和社會確實是雙方有利的，那麼，我們為了對自己絕對社會負責，應該不屈不撓的奮鬥到底，絕不捨己從人，就是說我們要堅持自己的正確主張，要有自信的毅力和坦當的勇氣。反之，如果我們的主張縱然有利於自己個人，却有害於社會中的大多數人，那麼我們就絕對不能剛愎自用，應該虛心接受別人的更正確的主張，修正自己的主張。因為自信和信人都不能憑主觀的感情和利益來決定，所以自信不能走上剛愎，固執，乃至專制的道路上去，信人也不能走上沒有骨格，沒有定見，乃至逢迎盲從的道路上去。

自信和信人不是對立的兩件事，乃是一件

事的兩面。我們立足在社會和個人的利益兼籌並顧的條件下，立足在正確的處世哲學的原則下來談自信與信人，一定要能自信的人纔真能信人，能信人的人纔真能自信；自信要以能信人為基礎，信人也要以能自信為基礎。因為自信和信人都要有正確的定見，我們在自信時要堅信自己的主張也正是別人所要求和相信的正當，同時也要相信大多數人的要求和信賴的正當，然後自己才敢相信自己的主張是正確的，才敢自信。倘若我們完全抹煞了社會的要求，不相信社會上的大多數人的要求是正當的，只知道憑着自己的主觀，說自己的主張對，則總有不能堅持自己的主張到底的一天。反之，如若我們完全沒有自己的觀察和意見，不知道審查別人的主張是正確，而一味盲目地隨身附和，就是自己也沒有相信這種主張的堅決的自信心，則這種信人也是不能堅定的，今天可以跟着這個人跑，明天可跟着那個人跑。所以說要能自信的人纔真能信人，能信人的人纔真能自信。信人要以能自信為基礎，自信也要以能信人為基礎。

自信足以幫助一個人的事業成功，但過份的自信却往往會流於專斷和剛愎自用。每個人都看得見別人而看不見自己，這就使他們「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流弊所及，便是責人則嚴，責己則寬，對別人的過失看得很清楚，對自己的過失却但不看見，甚至經別人指摘出來還要不承認，還要文過飾非。只有少數極聰明的人，才會實地去研究自己，認識自己，因為他們知道，不承認自己的過失，終將喪失了自己而不自覺，所以他們情願用嚴格的态度來研究自己，改正自己的缺點和過失，而不願意誇張自己的長處，為自己的缺點和過失辯護。

總之，自信是好事，信人也是好事，不過自信必須以認識自己為先決條件，這自信才是正確的，於自己有益的；信人亦必以認識別人為先決條件，纔能得着外來的助力。輕

於自信，剛愎自用，必致乘叛親離，輕於信人，推心置腹，必致失敗上當。

文人相憐 張蓬

也許「文人相憐」的深切同情吧！我讀了「申報月刊」革新號上譚正壁先生寫述的「送嬰篇」真把我讀出眼淚來了。文人的情感本較常人超勝，何況我的情感更是深淵呢！我讀着這篇（不是創作，是事實，）暴露實生活的痛苦生活的記錄，心裏在滲出血來，眼裏在流出淚來，緊張的悲痛的同情的情緒簡直都把我底身心控制住了。我讀着，讀着，真有點不忍卒讀下去的感慨呢。

譚正壁先生，我雖沒有見過他的面，但他底大名早印在我底腦膜了。當我沒有讀完他底「送嬰篇」之前，我早已知道他是對文學工作曾下苦工而有造詣底人，他不但替××書局編過一套國文課本叢書，而且還在各雜誌上撰稿，單行本的叢書也出了不少，從這點上看來，我知道譚先生不論在戰前戰後的上海文壇是永遠守着「文化崗位」底使命。這文化工作，本極艱苦，尤其是在戰後，然而譚先生還是不願放棄自己。（不可說是不願離棄文化的崗位責任，）文化的工作，明知吃苦，但也明知脫不掉領導苦悶青年，推進黑暗社會走向光明的重大使命啊！要是沒有「堅苦卓絕」的奮鬥精神，甘為文化自絕的犧牲態度，怕早改了行，做了別的事了！

「譚先生太苦了！」我不得不這樣輕輕在心裏嘆息：「不，不，譚先生太會令人欽慕啦！」我覺得苦是確然苦了的，但具着那樣苦鬥的精神，尤叫我折服地感動流淚。我自己雖也算是一個從事文藝工作底人，而自認對這個工作也苦勞力過的人，起初我總這樣想，祇要幹了幾年，辛勞了幾年，或可稍微有了點錢，稍微的過一點幸福的舒服的生活了，然而理想不能實現事實，還不是騙騙自己的空想嗎？我真想不到結果會落得這樣

悲苦的生活？不要說替自己買雙襪子，或者皮鞋，——這簡直是奢想了啊！實在連僅餬口的糧食也過不下去呢？我記得有這一天到××報館去領稿費，滿想領來稿費先上麵館去吃碗大肉麵，（不是太奢，實在饑得太苦了。）豈知稿費非但沒有領到，還看了茶房老爺（？）的一副譏笑臉嘴：『會計先生沒有來，你昨天為什麼不來領！』最後的一句像老子對兒子樣的責備，真把我氣個半死，我想駁他：『稿費單上沒有指定昨天啊！你這話不太無理了嗎？』後來一想，我是斯文底人，何必臉紅地跟這般人爭個高低呢？於是，我便氣羞地退出報館走在路上了，心裏在悽苦地想：『文人到處碰壁，到處受人痛苦。魯迅說得好：『文人不如狗，』又說：『吐的是牛奶，吃的是枯草。』從前文人底生活已經這樣苦了，現在自然更苦了。唉！文人，文人！真的是這樣徬徨在人行道上蹣跚着蹣跚着。肚裏一陣餓火升起，摸摸袋裏幸而還有百幾十塊錢，於是，不怕什麼害羞，走到大餅攤上買了點大餅油條藏在衣袖管裏一步一步充飢了。（因為一碗光麵的錢，連捐外加小賬，少說怕也要千元吧，休想大肉麵沒有資格吃，就陽春麵的錢也不夠啊！）這情景，至今想起，猶有無限隱痛。一路吃東西，尤其是咬大餅油條當飯吃，從來沒有過到這樣的一天生活，而我素認自己是個士大夫階級的人，如今士大夫淪落在路上咬大餅油條了，這不是跟乞丐差不多嗎？真所謂是『文丐』了。想想自己竟遭到這樣悽苦的生活，禁不住一陣傷心，傷心來了，一行悽苦的淚也隨着掉下了。

譚正壁先生是名滿中國文壇的前輩作家，這已是衆所共曉的第一流作家吧！筆者久所欽羨。想不到他底境遇如此多舛，如此慘酷！真是亂世文衰，文人倍受生活嚴迫的威脅了。本來，文人早就被人目為『文丐』了，吃苦自然得吃，而且更令文人最好束緊褲帶不吃飯。悲夫！文人這樣苦命，尤其像譚先生這樣著名的文人還吃這樣悽苦的苦，這社會實在太黑暗得太可怖得使人多麼髮指！多麼深深嘆息呀！

生活之什

藍紆

在這米珠薪桂的年頭，能夠養活一家八口確是難能的事。我們不談市儈的生活，就一般薪水階級的先生們來說；事變前，每月按期拿一筆豐裕的薪水，除了開銷柴米油鹽之外，還有多餘的錢給子女添製新衣，或是把它消耗在娛樂場里或是存在銀行裏撈一點拆息作額外的收入，總之，你愛怎樣就怎樣，只要手邊稍為寬裕一點，就能過天堂的生活。如今，可不行了，把指頭扳過來一算，開門七件事已經夠你累了，遑論給子女添製新衣？夢想不到一個月的薪水竟夠不上一石米的代價。而且，米質也大大的改變了，從前吃的是白花的上等米，現在吃的是又黑又粗的官米，當然啦！有一口飯餬嘴總是好的，何況那些北方的朋友都在啃着不能下咽的窩窩頭！

道本求源固然是奸商在裏面從中作祟，但是，為民父母的官吏也竟有舞弊串通種種現象發生，所以看到物價上漲而能不遭受到官方的禁止，也就是這個原因。老百姓捏着鼻子喫苦是沒法子的事。所幸還有王法，前年胡后二奸終於在斷頭台上吃了衛生丸，人心比以前痛快得多。奸商也聰明了，稍稍的把貨物的碼子修改一下，在玻璃櫥窗上貼着『大犧牲』『大減價』的字樣，招徠一般貪小便宜的人，去照顧你的生意。頓時，生意就逐漸興隆了，無法脫售的貨也紛紛出籠，給那些『以先買為快』的女人搶得一光而淨。此時老闆見『有利可圖』，便假言『貨已售完』把那羣人哄走，又復修改標簽上的碼

子，擱在櫥窗里待價而沽，這雖是司空見慣的事，但也不免有點驚駭。

生活程度雖是這樣高，而影院，舞廳，咖啡室的生意偏偏又那麼好，舞票，香檳偏偏有那麼些人去領教，這些都使人不可思議。物價沒有一天不在飛漲，奸商也沒有一天不是幹着陽奉陰違的修改碼子的工作。機關上的小職員和從事於教育的大學教授也投筆從商了，他們從商的目的在於維持自己的生計，却未想到去怎樣撈錢。

談到生活態度，極少有人能安着一份淡泊和寧靜的心情而生活。如果你想讀書，寫文章，先捫心自問：『肚子吃飽了沒有？』『假若自認為挨餓，即使讀了書，腦子也是川流不息的在打柴米油鹽的算盤。最感覺得苦惱的是你的尊夫人不時的在報流水賬，什麼米啦！柴啦！小菜啦！給你煩得要死，而你的尊夫人也會這樣的教訓你：『愧煞你是個男子漢，有了職業還養不活老婆！』

這些話聽在耳朵里很難受，做丈夫的何嘗不想揮幾個錢交給他當家婦去買柴買米，可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只得忍氣跑到親戚朋友家去借貸。

平常在社會上看到因貧病困死的公務員，教書匠，死後無法入殮，於是，他的家屬就登報求援。關心這事的人既少，而能慷慨解囊的人又更外的少了，所以有人說：『死不得』，確不能死，然而，不死何為？還不是要受生活的煎熬嗎？

我希望生活過得糊塗些，可以減少一點煩惱，但是，人總是靈感的動物，要糊塗却是很難得，除非自己是個獸子，就可以過那樂生送死的生活。

敬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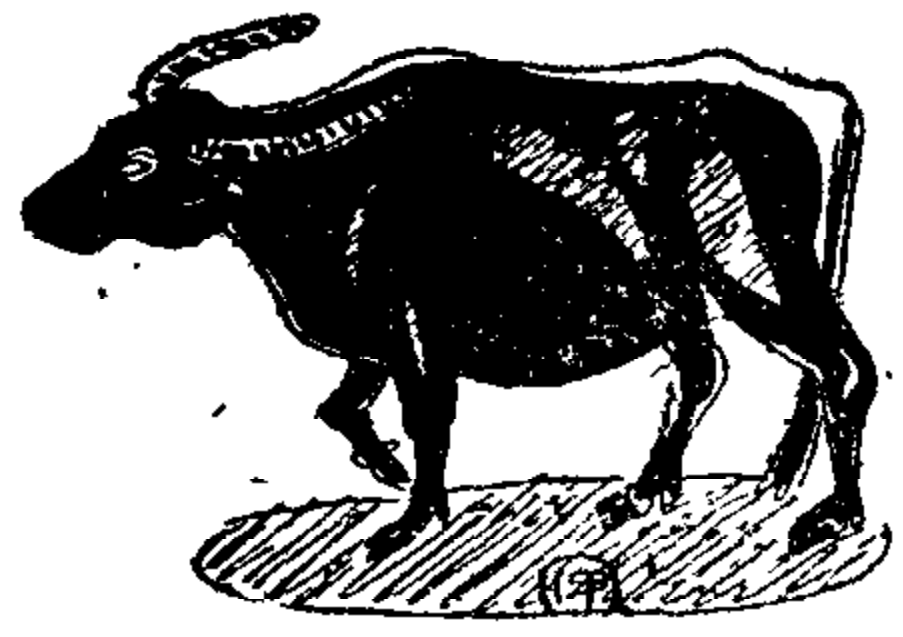
王白石

不久之後，是在舅家住着，大表姐的一個老同學方太太，從南京來看她，樣子不大記得，只留一個頗長微黑的少婦印象在記憶裏。風情頗好，二十八九歲，她似乎是個性情中人。曾經很感動的哭着向外祖母訴說她是個名教的罪人，終於拜在舅母名下做乾女。她很活潑愛說笑，但不知怎麼我見了她——便紅了臉，現在我知道我是早熟了，也許因為她愛說男女之事，雖然說得頗藉藉，我見了她總是隱匿，倘躲不了，她便逼着我叫她王姐姐，我偏叫她方太太，紅了臉不知道那裏來的羞窘。

是大家在花廳裏吃飯，我不去吃，我說我要回家去了，其實是怕她，她很快吃了飯，進裏屋來，屋裏只有我一個人，見她低了頭，臉，該是像一個熟了的蘋果，突然她依老實老抓住了我，把我放在懷裏低下頭來，輕輕問我，『爲什麼怕我』，我窘得窒息，掙扎了，她却不容氣地把門齒輕輕咬我的頭髮，我覺前一縷麻覺，從頂心到週身，每一個細胞都是浸在一種不是舒服，也不是難堪裏。她更進一步，吻我的頰，吻我的額，吻我的眼，吻我的嘴，輕輕地我的眼淚隨了我的覺流了下來，我拚命地掙扎了她的手，一溜烟跑上樓去廊上站着，偷觀她苗條的背影，我說不出我的感覺成份，屬於恨她的多，還是屬於依戀她的多。

其時我在書香門第的統治之下，被逼着念線裝書，——十三經，儼然一個小道學家了。被帶到一個世家裏吃壽酒，此人家一個小叔叔，十七八歲風流後生，拉我到後進去玩，我一眼看見她在廂房裏，死也不肯進去，其實心理真仍然多少有點想進去，原因則不知當是潛意識作用吧，而口裏則說『男女授受不親』呢，這話被大家傳爲趣談，一直到我將近成人後還常常被親戚說起。

前三年看到朋友家裏一個計開，則王姐姐已有會重孫替她祖述她的懿德了。



中國本位

周毓英

「中國本位」四個字，在我確是個太宣言中最出色的一點。

熱的名詞。老實說，我對這四個字的明顯提出，疑惑了將近十年，但始終不敢說出來。今天國民新聞（四月十八日來論）刊載濠田先生的「誰提出「中國本位」」，開啓了我疑惑甚久的感想，不免趕着記幾點意見出來。

記得是在民國二十四年吧，上海文化方面的活動有CC與黃埔之爭。後來黃埔的「文化學會」停止活動，「中國文化建設協會」積極推進，似乎需要鼓動一個潮流，並且把握着這個潮流，於是就有「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的產生。當所謂十教授發表宣言，還似乎先有一次交換意見的談話會，王新命先生對「檢討當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這幾句話特感興趣，後來也居然成爲這篇

對於政治下的事情，往往是事實超過理想，即如中國本位文化建設運動，當時有許多重理想的人便以爲做不通，甚至背後還有人說「這是王新命跟着陳高備賣文化膏藥，何炳松等給拖着做幌子。可是事實呢，這個運動却居然做得有聲有色，十教授的宣言有人響應，由樊仲雲先生主編的「文化建設」月刊也出得很長久。到現在十年了，上海還有人提出中國本位建設的口號，正可見那個運動的入人之深。

我個人的私見，文化豈有科學與不科學之分，現實與不現實之分，所謂本位與不本位之爭，好像是多餘的。一切社會事象的存在，絕對離不了「我」字，結「小我」而成「大我」，小我有其本

位，大我亦自有其本位，世界上沒有忘記了自己的事情，文化又何至於失去自己呢？清末維新運動提倡「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提倡者的用心固然是爲中國自己，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科學與民主，亦何嘗不是爲中國自己？一定要說出自十教授口中的文化才算是爲中國自己的中國本位文化，而說清末維新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不爲中國自己的非中國本位文化，未免太武斷了。日本容納了中國文化，又容納了西洋文化，終於成了進步的強國，但日本當時並未惶惶然提日本本位文化，然而日本的文化是成功了。——十年來我始終是如此的疑惑着，但因爲各種人事的關係，始終不敢說出口，但也從不敢和「本位」運動，固作違心之論。

不過當時的確另有其非本位的文化運動，那便是「工人無祖國」的普羅文化，可是當時的十教授並不針對於這一方面，却和胡適之以至於吳稚暉一流的人打了幾年的筆墨官司。我當時也想，若以本位的存在來進攻普羅文化，這倒不浪費，可是「民族文藝」反對「普羅文藝」的工作已經做得夠了，十教授似乎決不願意那樣的縮小範圍，一定要擊倒胡適之和吳稚暉，才顯得中國本位文化

半月小言

政治

敵美軍之進攻沖繩及激戰的日陸海空軍的決戰，已趨白熱化。美軍對中國

當奮起。現在最急切的，即是中國人擊滅敵人的決心和實際行動。然而在這緊迫的空氣中，中國人究竟過着怎樣的生活呢？考戰時中國的態度，不能謂爲對生活有所準備。從國民中進而與日本軍和日本僑民爲伍，有作戰的決意者，究竟有幾人？防備敵美國的進而率先執槍者，不僅應爲日本軍，而且爲全中國國民的責任。中國人應該有這種自覺。

經濟

論強化中儲券者很多。這些議論大都是出於金融界以外的人。這是我們頗感興趣的問題。抑制通貨增發和吸收過剩購買力的方策，即有發行金證券，糧食庫券及出賣日本公債等議論，或有利用特殊物資的價格差異及收回通貨之說。這些方法都爲從金融界以外的人士所提倡的，而金融界，尤其其中心的儲備銀行當局對此却極爲冷淡。

強化儲備券，確爲當前之急務，故必須利用民間的智慧，能力及信用。只看金融的方面，而不看物資和經濟循環的全體，即爲金融人的通弊，同時認爲只以金融上的方策而得推動經濟全體者，亦是金融人的偏見。我們並不謂儲備銀行當局具有這種通弊和偏見，但至少他們却顯示近於這種事實，這是一件遺憾的事。

儲備銀行的當局的秘密主義傾向，現在必須加以改革。不應守秘密而守秘密，例如金融機關檢查的內容及對市中銀行的內容等，都不公開，以致在取締投機上，發生困難。這是必須加以改革的，儲備券的強

建設運動的威力，才顯得中國本位主義的價值，這樣，還有誰願意說話呢！

濠田先生說：「自阿片戰爭失敗，閉關自守政策受了嚴重的打擊後，中國已一蹶不振，究其原因有三：（一）中國本位自信力的消失；（二）外來思潮的侵入；（三）外來武力的威脅。而武力的威脅是過大刺激了中國人反促使民族意識高潮，不能滅亡中國人；所以足為中國本位自信力的消失與自私自見的對人屈服，還是淵源在國外思潮的侵入。」

因國外思潮的侵入，釀成國內的思想混亂與黨派份爭，影響到國家不易統一，不能對外獲得平等地位，凡事仍免不了依賴外力，「中國本位」變成了外人「謀略」的圈套，濠田先生所指出的，可說都是一針見血的話。不過關於國外思潮侵入的問題，我們也似乎不能執一而論，因為思想自有思想的用處，社會思潮的活動，常常是社會進步的前導力量，問題只在我們國家的領導者如何處理就是了。一種社會思潮的活動，國家的領導者處理得當，可使之成爲一部份建國的力量，處理不得當，便將永遠成爲破壞的惡魔。社會思想是解決社會問題的工具有，國外思潮的侵入，等於搬進

來一些工具，但中國還沒有熟練地運用這些工具的人，一些生疏的投機份子爭先的掛着羊頭賣狗肉，國家領導者自己也是門外漢，不加指導解救，只是一味恐懼，暗中陰謀陷害，下不像下，上亦不像上，到頭來還是怪着國外的思潮，我們對自己的責問未免太寬恕了。

中國的社會，自有中國的歷史的思潮，這個歷史的思潮便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四十年奮鬥所凝成的三民主義。中國有自己的思潮，對外來思潮不必恐懼，自己的思想不去執行，一味恐懼外國的這項那項，杯之蛇影，本來不必費心的事情，反而自添無數煩惱，中國革命的冤枉犧牲，浪費血液，如果說了老實話，又不免得罪許多人。

中國有三民主義，中國是不必恐懼的。但三民主義只是一種思想，一種理想，若要求其現實，必須有信仰，有組織，才有力量，才能夠實行。或者有人問：三民主義到現在孕育了快六年，爲什麼還不見實現，如果早實現了，中國早就強了，現在也不必再爭什麼本位不本位了。問這句話的人當然不能說他沒有見識，不過一個廣大的國家社會，其偉大新理想的實現，綿延幾個世紀也不能嫌時間長，何況中國對三民主義的努力

，還實在是不夠呢。中國國民黨現在是唯一努力三民主義的政黨，我們說句良心話，我們能夠堅決的說我們的黨在思想方面，在信仰方面，在組織方面，在紀律方面，在行動方面，都已經美滿無缺嗎？低級的黨員認爲自己不負什麼黨的责任，上層份子如中央委員則以爲自己的做中央委員，乃是一種光榮的官爵，足以表示自己燈點亮起來，却喜歡看門外的螢火蟲，「中國本位」中國本位的話恐怕還要多談論幾年吧。

今年春季祀孔典禮，市府秘書長羅君強先生代表市長致詞，中間有一節說

聖之時者的孔子是最能堅守崗位的人，頁會計責任的時候，會計辦得很好，頁司法責任的時候，司法辦得很好，頁教育責任的時候，教育也辦得很好。守崗位，頁責任，這是孔子的本色，希望大家學孔子。我想孔子的本色，也就是中國的本色，如果全國的國民，全黨的黨員，個個都能守崗位，盡責任，中國的進步一定可以更確實，更迅速。但個人的「崗位」，遠不及國家的「本位」題目來得大，好大喜功的英雄們一定不喜歡吧。

卅四年四月十八日夜

化，非先從此着手不可。

文化與社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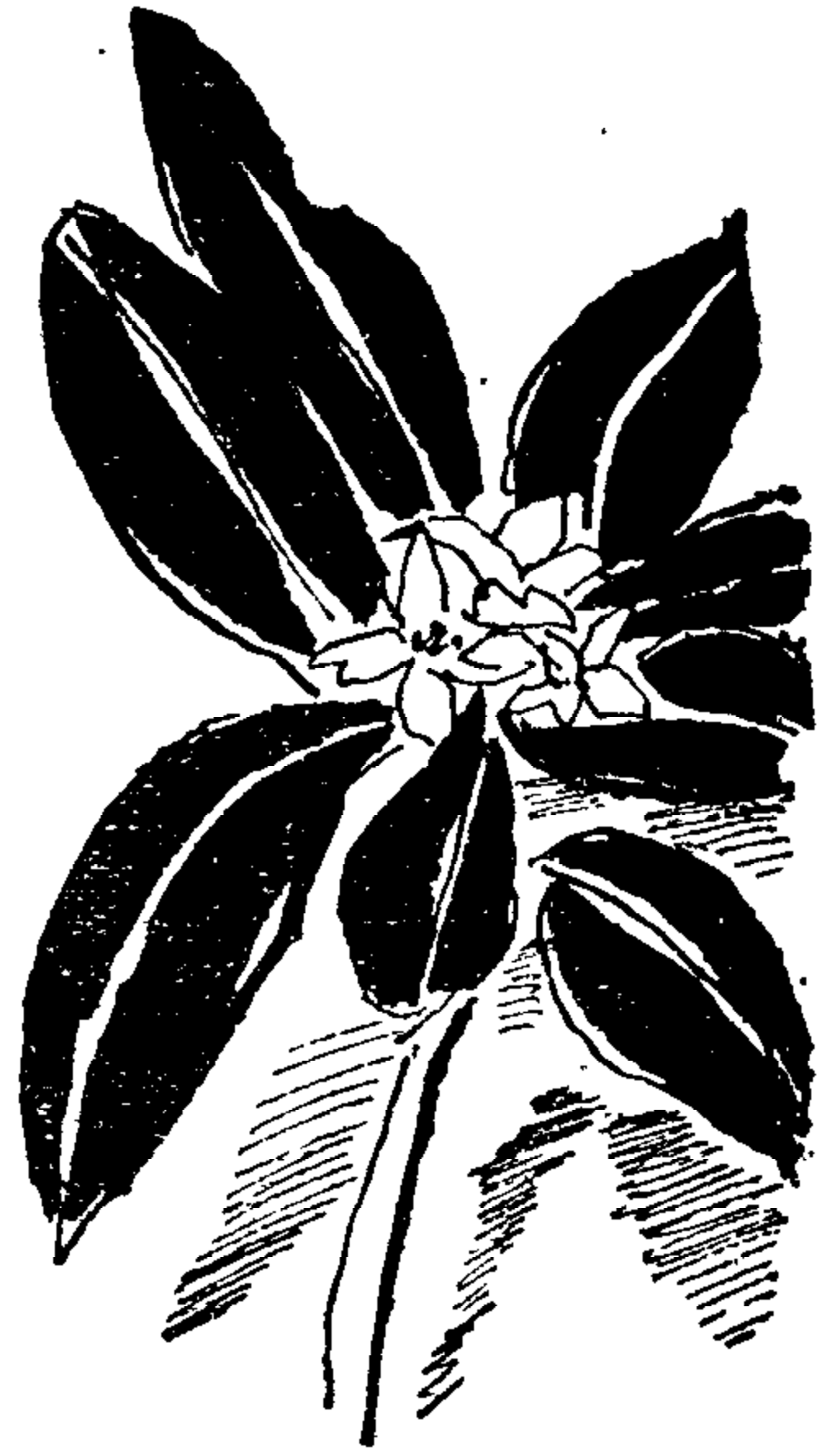
上海的新聞報等七家外，除尚有多數的小報。這些小報擁有很大的勢力，它們擁有多數的讀者。例如海報，力報，聞其銷行部數，不劣於大報，而獲得巨利。爲什麼上海有這樣多的小報呢？因爲小報都爭先恐後刊載桃色記事，因此它們的銷路很好，而可保障經營者的利潤。在飯店，喫茶店或辦公處，閱讀小報的人甚多。小報固然亦有好的，但其共通的特色是刊載桃色新聞。凡閱讀小報的人，都對桃色記事，發生興趣。然則什麼使小報繁榮呢？這在一般的言論機關，實有若干責任。因爲言論機關喪失了把握民衆和指導民衆的力量，所以讀者的興趣便自然傾向於這方面來，社會的指導者，尤其在報道機關等工作的人，必須深加自省。

家庭必備之外科傷治劑

大正膏

上海鐘淵大藥廠製

總經理 亞東公司



短論

蘇省增產工作

孫育才

國府還都以來，對於增產工作積極注意，擬定食糧計劃，以督勵墾荒，與改進農業，為二大施政方針，增設農業改進區，以謀提高農作物之產量。並於戰時經濟政策綱領中，特別標舉「改進農業技術，興修水利，拓闢耕地，以求食糧，及其他戰時農業品之充分增產。」我國自參戰以來，上下協力，向增產工作的推行邁進，俾能確立戰時自給體制，保持供需之平衡，以期復興農村，安定民生。際此大東亞戰爭，進入決戰階段，軍需民食，尤屬迫切。蘇省向為豐腴之區，今後對於增產工作，必須更加努力，以明地盡其利，人盡其力，達到一寸土地，必有耕植，一個人力必獲運用之地步。

增產工作的行政機構

蘇省除有「農業增產策進委員會」外，並設有「農林漁牧增產督導處」統轄農業行政及農事研究機關之總樞紐，亦即食糧增產之原動力。該處設有技術部，內分設作物，園藝，漁牧，林產，病害蟲，農業經濟，土壤，肥料等七研究系，專司研究技術上各種基本問題。其實驗工作，則由各附屬試驗場辦理。過去因設備的簡陋，經費不足，專門人才的缺乏，致各試驗場，僅空有其名，實際工作很少，今後必須加以充實與強化。同時對於農林督導處之技術研究工作，亦擬加以充實和改善。

農業改進區與試驗場

一、各縣農業改進區——蘇省各縣設置改進區者計：吳縣，常熟，無錫，吳江，江陰，太倉，青浦，武進，鎮江，崑山等十五縣。其未設者，有江寧等五縣。各改進區之主要業務：一、指導稻麥作採種及選種。二、指導稻麥栽培技術。三、指導施肥。四、指導防除病蟲害（包括合式秧田）。五、指導利用休閒地。六、指導冬期深耕。七、指導農田改善水利。八、貸借新式農具。九、督導墾荒工作。

二、稻作試驗場——蘇省稻作試驗場，原設二場，一在吳縣，一在松江，惟松江場，過去因經費人事問題，僅屬保管狀態。本年度起，擬將兩場調整合併，以吳縣為總場，松江為分場。其主要業務為：一、調查當地稻麥著名品種。二、稻麥新品種之育成。三、稻麥品種觀察比較試驗。四、稻麥栽培方法試驗。五、優良品種之繁殖推廣。六、綠肥植物之栽培試驗。

三、鎮江林業試驗場——該場設在鎮江，計有渣澤苗圃，及跑馬山等處，林區略有基礎，現存苗木約十五萬株左右，今後主要事業：一、整理苗木，以供各縣造林之需。二、徵集林木種子。三、擴充林場。四、播種育苗試驗。五、風土發芽率試驗。

四、漁牧試驗場——該場原設在無錫第八區青祁鄉，惟以設置地點環境特殊，設備簡陋，經營困難。過去成績鮮著。今後擬將該場遷移至崑山正儀，所有場地，業經勘定崑山縣農場舊址，面積計八十畝，地形完整，亦有魚池等設備。復以該處為水稻區，尚有利利用餘地，兼辦稻試驗場，以補吳縣松江兩場之不足。其主要業務關於漁牧者：一、設立示範魚池，飼養魚類，及介類，並指導飼養技術。二、研究魚類疾病發生原因，及防除方法。三、配發魚種。四、試驗淡水魚類之人工孵化。五、捕捉天然魚類，繁殖重要魚種。關於稻麥者：一、徵集各地著名稻種，及小麥品種。二、稻種及小麥之栽培方法試驗。三、稻種及小麥防除病蟲害試驗。四、稻種及小麥施肥種類用量，及方法試驗。五、優良品種之繁殖推廣。

今後工作的展望

一、訓練農業技術人才——蘇省自事變以還，農業技術人才異常缺乏，擬於本年度在「農林督導處」內，設立「訓練所」。由各縣選拔農村優秀青年，保送入所，施以學科及實驗工作之訓練，以資充實技術智識，俾將來服務農村，手腦並用。一面並應由各縣農業改進區，於冬夏兩季，按照保甲，召集附近青年農民，施行短期講習會，授以改良農業知識，暨新式栽種方法等，提高農民技術水準。

二、舉辦農村貸款——目前農村狀況，最感困難者，莫若經濟之拮据，因之道德低落，使農民不能努力於本位工作。在友邦日本，及其他農業國家，為促進生產起見，不但對於農民課稅，力求減輕，並且有獎勵金，補助金等，以資鼓勵。反觀我國農民，負擔之重，無有能與之比者。為使農民努力本位工作計，必先廢除苛捐雜稅，同時舉辦農村貸款。

三、配給農業用品——為減輕農民負擔起見，今後擬會同有關機關，廉價配給種子，肥田粉，農具，及日用品等農用物資，以惠農民。

四、對於增產有成績之農民予以獎勵——各縣主要農作物，如米麥，棉麻，大豆，油菜等，按照當地情形，根據過去收量，對於產量最多者，予以特別獎勵金，或補助。

五、利用農隙教育農民——利用農隙時期，勸導農民勵行春耕，改良土壤，修治農田水利，以便灌溉。並利用保甲組織，舉行墾荒工作，及利用休閒地，以期擴增耕地面積。

最後筆者必須提出的，在推行增產工作時，必須使農村治安良好，同時使農民能得到最低的生活安定，如此才能夠安心工作。過去的增產工作，實際的成績鮮有，推其原因，增產的行政機關，祇負了計劃和審議方面的工作，計劃無論怎麼完好，而實際上，因為若干地區治安不良，根本不能使農民安心工作。還有若干地區，因為苛捐雜稅的太重，農民耕耘所得，不足以償雜稅，有些農民甚至棄田他去。在這樣情形之下，那裏還談到增產，祇有在減低生產。所以在今後推行增產工作時，增產的行政機關，應和軍事機關取得連絡，務使第一在治安方面能夠確保，同時嚴禁駐在農村部隊，向農民無理索取徵稅，在農民方面繳付了國家的正當稅金以後，就要不在有其他機關再去徵收。這一個條件做到以後，然後方可以談到教育農民，如何增產，否則所有計劃，仍不免歸

於紙上談兵。江蘇省從去年起，實施田賦實物徵收制度，就是因為要着手廢除雜稅的原故，預料今後的增產工作，當較前更加順利。

論男女問題

沈 靜

蘇青和張愛玲對於婦女的婚姻，職業問題發表了些意見，尤其是蘇青以及某幾個男士寫了不少「談女人，談男人」等等的文章。

最近「天地」十八期上，蘇青的「談婚姻及其他」，我大概翻閱了一下，畢竟蘇青在努力於解決這個問題，他已竟探索，推想，並且獲得了一些結論。他知道了婚姻起源於兩性關係，有了孩子之後，大家為生活而成立了家庭。這家庭，一部份原因，除了兩口兒居住，養育孩子之外，也因為耕種附近的田地，或為了固定的在附近做事而成立了起來。

蘇青又明白，「男人因為經濟權在手裏，便妄自尊大起來。……這天下總於成為男人的天下。」這乃是自從生產機構在男人手裏，女人既不直接參加生產工作，（非生育的生產，乃是種田，做工的）父權社會開始，女子便受男人的欺侮了。於是一切不利於女子，有利於

男子的制度，法律，風俗，習慣，也從此開始。

將來男女婚姻的關係，制度如何，大概與蘇青所理想希望的相去不遠。但有一個關係，則是蘇青，與「談男人，談女人」的諸位未曾提及的。便是一般談論男女和婚姻的兩性間的諸問題，總喜歡：一，是想單憑在男女關係之上解決，作單純的觀念，離開社會問題而求單獨解決的結論，故終得不到圓滿的解決。二，是相反的把兩性問題擴大而牽涉到社會問題上來，攪來攪去攪不清楚。

社會問題論者，對於婦女問題，包括婚姻，家庭，職業等問題，從不單獨提出來，認為這是要併入整個社會問題之中，如果社會問題不解決，婦女問題是無從獲得解決的。故而如以為女子的自由向男人手裏去要求奪回，是大大謬誤的。

至於男女間的性關係，我敢於說，越是到人類社會發展到最高度，則性行為和經濟的糾纏越是不相關，性是性，經濟是經濟。現在因為大部份女子要依靠男子生活，即所謂「女子要受雙重的壓迫」，或男女雙方同受社會經濟的限制，故性行為常受其束縛；所以男女雙方於經濟及社會原因，種種問題難以解決，因而自殺者居多數。

不論現在，將來，就用蘇青文內一句話：「總之，這些都是私人的事，別人且少管閒事罷！」對於男

女兩性的事，能夠用「別管他，是他倆二人之間的私事。」去看，這個觀法，是很對的。

但如果他倆之間的行為，對於第三者以及社會有妨害，或他倆二人之間有不公允的事，社會有幫助他們二人解決及限制他們胡為的法律。有「亂婚裁判」一書，中國老早有譯本，於此書內可窺見將來如何處置對性行為不負責任的男女。

「婦女問題真正的解決之日，男女真正平權之日，是在婦女和男子同樣參加社會生產機構之日。總之，這是一種社會制度，並不能在男和女私人之間講得了的。」（下接第十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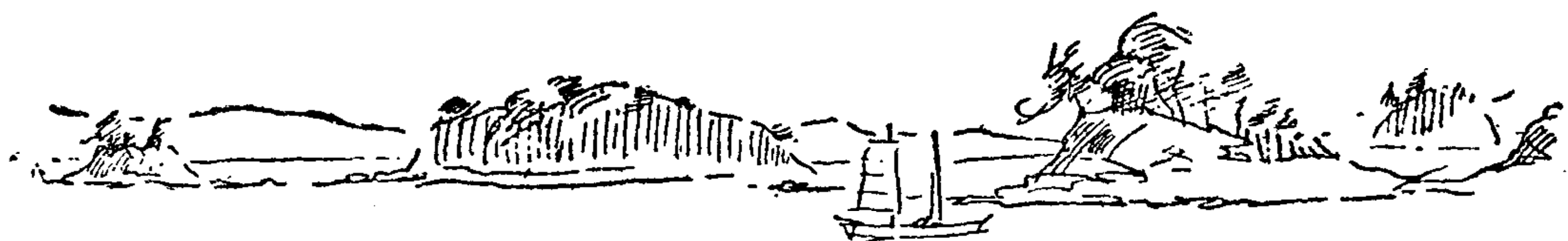
日本·滿洲國·中國

內田洋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西華路四〇號 電話：四〇三〇〇號

測量器械 氣象器械 光學器械
 度量衡器 理化器用 測定計器
 製圖用品 事務用品



花劍楊

州蘇的嘉清土風

一、事變後底畸形繁榮

「山明水秀，人傑地靈」。這兩句成語要是來形容這古老的蘇州，是再確切也沒有了。這座美妙的城市，位於揚子江下游以南，站在江南動脈的京滬綫上，那綠山軟水；那飄飄然的夜半鐘聲；那羅曼底克的鴛鴦塚；「一帆冷雨過婁門」那種悠閒的詩意的情景，至少會使你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夜的蘇州，當黃昏月上時候，暴露了十足的古城底美妙！在以往的千百年中，蘇州早就具有光榮的史跡，人文優秀，風土清嘉，物產豐饒，民俗敦厚，一向佔有洞天福地的盛譽，所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於它並非溢美之詞，不過，泊乎晚近，海禁大開，交通發達，由於地理環境的關係，蘇州一方面東扼於上海，它方面西制於鎮陽，所以不能變為一個通商大埠，寔至外強中乾，自民國成立以還，它逐漸褪色，一天天的踏上了沒落之途，此次兵燹，遭受損害較隣邑為輕，而江蘇省治從鎮江遷設吳縣，頓使它又以一個新面目，跟國人相見了，前年清鄉開始，自省垣所在地的吳縣全邑發軔，三載迄今，荏苒

匿跡，治安確立，於是，市面繁榮了，商業旺盛了，更因它的環境最適宜作為住宅區域，加之四鄉人民，絡繹搬來，還不以省會為唯一安樂土，據最近調查，城廂居戶人口已逾百萬，較戰前增出半倍以上，其繁榮程度之畸形發達，洵足驚人矣！

二、有閑階級的享樂生活一斑

有閑階級在蘇州，從統計上看來，約佔全邑人口百分之六，它底類別可分兩種，（甲）高等游民，一般人給它的定義，是祇不過他們有些財產罷了，他們從外表看來，舉止文雅，口才挺流利，實則內心尖刻的居多。眼前戰時節約，正在實施新運時期，可還沒有振作起來，依舊過着頹廢，腐化的享樂生活，每日起居是刻板的：早上起身，便往茶肆品茗，一直到中午時分，才踱回去進膳，下午約上朋友打八圈馬將，五點左右到書場去聽回書，或者浴室裏洗個澡，然後在觀前街頭散步，酒店裏去吃幾杯黃酒，一天大事至此才告終結，歸家之後，要是高興的話，不妨再來幾圈，好在他們永遠

正經事兒的。（乙）下等游民，恰巧跟上述相反，際此百物飛漲，生活指數直綫上升的時候，既沒什麼現鈔，而同時舉止行動，都很粗俗下流，所謂：「日裏吃太陽，夜裏吃月亮」，便是這些流氓的生活寫照。不過，自從地方當局嚴禁設賭，又以官廳幾番捕拏糾紛份子，這班不安本分的蕩民無法謀生，已在漸趨淘汰，行將淪為卑田院中人咧！

說到品茗，現在來描述茶寮一番，從統計上觀察一下，根據確實調查，省垣第八區（即城廂）除去小茶館不計外，一共有二十二處之多，每處平均能容納茶客六百位至八百位，假使每月茶寮統扯有七百名，那末這些茶寮就要容納一萬五千四百個人哪，從這個可驚的數目上看來，我們可以知道蘇州人是怎樣地具有嗜茶癖嗜哩！這些茶寮不但佈置幽雅，并且高朗爽塏，就中以吳苑深處地方最大，茶客平均也最多；跑進去首先瞧到的是一副絕妙楹聯每句第一字，嵌着店舖的名詞：

「吳宮花草已無存，騷客消閑，應懷古跡。」

苑宇幽深稱獨步，雅人品茗，勝讀茶經。」

您暫入茶寮，只見一堆堆的人坐着，笑着，談着，挺舒適地抽煙捲，呷龍井茶，是消遣嗎？抑是會朋友嗎？誰都不能得到確切的回答。誠如葉紹鈞氏在一篇小說「隔膜」裏所說的：「他們欲會見某某嗎？不是，因為我沒有見過兩個人在那裏傾心談話。他們欲討論某問題嗎？不是，因為我聽他們的談話，不必辯個是非，不必要什麼解答，無結果就是他們的結果了。訕笑，諷謔，滑稽，疏遠，是這裏的空氣的性質，」所以到了後來：「有幾個人吐暢了痰，吸足了煙，呷飽了茶，坐得懶了，便站起來，拂去袖子上的煙灰，悄悄地自去了，也沒有什麼留戀的意思。我只是不明白……」讀者們！您可明白還是不明白？那冊小說出版了廿年，可是如今讀起來，仍然很現實，很新鮮，因為這班品茗的有閑階級，富有頑固性的保守性，要叫他們一下子改變生活習慣，委實不可能的呵！

至於聽書一個節目，也是怪有興味的一件事，無論成人或婦孺，都對於它抱着好感，「叮咚，叮咚」！弦子聲的「小書」（即彈詞），彈唱那動人聽聞的西廂記，張生，紅娘，

驚，簡直令聽眾悠然神往，不過，聽彈詞的人，起碼肚裏要有些相當資格，至少總得認識幾個字，否則的話，包您「山東人吃麥冬，一懂也不懂。」大書（即評話）跟小書恰巧相反，有人說：「大書說個勁，小書唱條情」。因為評話老是「五勁狠存六勁」；而彈詞呢，却很委婉地彈唱些才子，佳人，戀愛性底羅曼司，到了完畢來上這麼一個大團圓。

攷究的茶寮像吳苑大東等另外有個書場，門首用一塊木板貼了張紅紙，把說書先生的姓名，開書的時間都寫明在上面。書場門口擺着桌子，是出賣「聽書竹籌」的地方。聽眾一進門以後，站在一傍的懂信便喊道：「一位！」裏邊當場回聲：「唔！」其中的佈置，大抵是一座挺小的演講台，台上擺着桌椅，一把弦子放在書桌中央，牆壁上真是琳瑯滿目，兩傍掛着一副對聯，上聯是：「四座有聲傾妙語，」下聯乃「片時無事品新茶。」正中高懸一方匾額，寫着「敬亭遺韻。」因為柳敬亭是說書業的鼻祖，所以每個書場泰半題着這四個字用來紀念他的。

今年蘇垣娛樂事業愈形發達，為了聽書化錢較省，所以更加繁盛，最近又新闢了一座叫做「樂鄉」的新型書場，并不附屬於茶館，乃係獨立性質，延聘名家如沈儉安范玉山雪君父女登台，每日兩場，下午二時與晚上八時，因為取費僅中儲券十元，小賤在外，十分便宜，所以生涯鼎盛，天天客滿。聽客不論風雨，準時蒞止，入場坐下，有的在磕瓜子，有的在瞎撩天，有的抱着膝打瞌睡，等到說書先生一來，室內氣氛立刻變成沉靜，連地下落個繡花針兒也能聽見。名家說書以說，噱，彈，唱四者擅長，談笑風生，引人入勝，有的時候也要運用典故，然而都是信手拈來，一點也不露出餛飩堆砌的痕跡，說白抑揚頓挫，鏗鏘動聽，語句整齊有度。插科打諢，俱有別趣，所以從他嘴巴裏說出來的人物，往往能夠面目精神，活躍似生！

說書先生的集團最早的叫「光裕社」，取「光前裕後」的意義，開始於清代光緒年間，發起人爲個中巨擘馬如飛，這團契在省會頗佔一部份勢力，組織也極穩固，在公所內設一「裕才小學」，凡社員子弟都得免費入學，所有經費則於年底特別會書收入項下開支，辦理成績很好。直至近年，上海方面的說書集團叫做「潤裕社」以及新興的男女合班團體叫做「普裕社」的社員，經過了一番爭執，始得在蘇垣登台營業，生意也相當旺盛。

每到廢歷歲杪，一班有閒階級所最感覺有興味的事，莫過於「聽會書」所謂會書，大概不明瞭的人很多吧？我們都知道普通說書人所彈唱的書，俱係長篇的說部，像三笑倭袍描金鳳之類，從新正開始，可以一直唱到歲尾才止，爲酬答一年來聽眾的盛意，同時爲要考查他們是否有真實本領起見，所以那時才有會書的舉行，說會書一共有四五擋，末擋的最佳，猶之乎唱平劇一樣，周信芳馬連良老是排在末齣挑大樑的。末擋，蘇州人稱之曰「送客先生」，萬一說書人說得不好，那末，聽眾可以隨時叫他不要繼續下去，被喊的經此一喊，往往弄得在本地站不住腳，因此出外開碼頭的也有，說會書收下的錢是用來充作小學經費的，說書人只可支取一些車資，祇有大小除夕舉行的特別會書所賣下的錢，却并不作爲捐款，由說書人和書場老闆二一添作五，平均分拆的。

三、小吃在蘇州

周豈明氏在澤瀉集上說過：「吾們於日用必需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吾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本來所謂點心，也就是「小吃」，僅不過「點點飢」，顧名思義，原來不是叫您狼吞虎嚥，大嚼一頓的。

所以筆者以爲小吃這樣東西，要越小巧越好，愈精緻愈妙，外表和實質俱須美觀，精緻而又可愛，這才算真正點點飢的點心。

姑蘇人士，天性愛吃，心靈手妙，所以做出來的茶食都很小巧精美，往往您啖一件點心，它的餡和皮，在您舌本上總分不出各自的滋味來，而渾然融合出一種令您想「再啖一件」的需要。

上等精美可口的小吃，在色，香，味三方面，做起來都當心顧到。觀前宮巷有卅周萬興食品肆，出品中有米糕糕一種，那是塊長方形或圓形的用糯米粉發酵製成的點心，顏色雪白一片，中間嵌着一粒黃色的菓子肉，有時也許塗上一方玫瑰紅的店印，那更美妙哩。這塊糕酵發得極鬆，味兒甜得適中，一經入口，軟綿綿地使您感覺舒適，這滋味宛似您跟您的情侶在熱愛時，四月嘴唇合一的辰光，一種軟洋洋的感覺差不多！

除掉米糕糕一類製成食物之外，天產佳品也很多而馳名的，像南塘鷄豆，（即鮮芡實）大蕩蕪菜，虎丘花圃的玳玳花，玫瑰花，洞庭白沙枇杷及楊梅，陽澄河蟹，車坊荸薺，黃球香瓜及瓜子，吃的開食真多，一時也寫不盡。因爲蘇州人頂愛嚼吃，所以有人說在目前省垣做生意，最好開吃食店，無論糖果茶食，青鹽蜜餞，糕餅麵點，只要您有錢去開的話，包您「生意興隆」，因爲蘇州人最大的嗜好，并不是色，也同樣不是賭，和穿，而是吃。

在目前蘇州城廂內外，膾炙人口的糖食舖熟食店，倘若統計一下，那末糖食舖大概有二十多家。（俱係著名的）餐館：洋式的有八家，京館川館各兩家，蘇館最多，有十九家，徽館有十家，教門有三處，素饌有兩處。糖果店中以采芝齋，稻香村，葉受和範圍爲頂大，熟食店專售燻臘野味，以近年常熟搬來的馬詠齋和龍鳳齋爲最出名。此外醬鴨當推陸稿荐

首屈一指。說到陸稿荐，猶如杭州的張小全剪刀店一般，同樣店名的城廂內外是很多的，大家都在招牌上寫着：「大房真正陸稿荐」。究竟誰是真正老店？想來他們自己也許摸不清楚，所以，吾吳有：「無陸不荐，有張皆全」的流行成語，就是諷喻這件事的。

杏脯，桃脯，脆松糕，南棗糖，藥梅片等是吳中有名的蜜餞茶食，平日門市一天可做萬元左右的生意，逢時過節更是不必說了。銷路之廣達於極點，吃過道地蜜餞茶食的人，他自然會領略到它們妙不可言的地方。有許多時髦姑娘少奶姨太太們尤其愛嚼吃那酸溜溜的陳皮梅。蜜餞之最上等者，色澤鮮潤，嚼在嘴裏大有巧格力在口中那種雋美鬆爽的味兒，而且菓香四溢，甜度適口，一些也不覺其粘膩沾唇。好像以前周作人說過：「我在北京彷徨了十年，終不曾吃到好點心。」讀者們，假使您到現在像周氏一樣還沒吃過可口的點心，那末，您爲什麼不到蘇州來嚐試一下呢？

四、玄妙觀輪廓素描

在「蘇州的心臟」觀前街之中央，有一處平民的娛樂場所叫做玄妙觀，差不多跟上海的

城隍廟，南京的夫子廟相彷彿。據父老講起這個地方來，它還是建立於晉代咸寧二年，那時候叫真慶道院，後來到唐朝改稱開元宮，到宋代易名天慶觀。玄妙觀這名字一直到了元朝才開始的。

在這個平民階層消遣的樂園裏，吾們所見到的是一片混亂：賣卜的，相面的，賣技的，唱本灘的，說因果的，打拳頭的，奇形怪狀，無一不有。鄉下佬初到上海，要去玩一下大世界，要是剛到蘇州的話，他必定要去白相一趟玄妙觀。就因了這緣故，這一座玄妙觀漸漸地變爲下流有閒階級的洞天福地啦！

元妙觀內的店鋪，除掉了事變後新興的南園，聚興齋，大芳齋，六芳齋，七芳齋等等吃食肆以外，具有歷史淵源的挺多，最著名的是西脚門內的文魁齋，專售梨膏糖，種類是極多的，聽說這片店鋪尚係三百年前乾隆時代創設的，所有製糖祕法，都是世代相傳，從來不肯傳授給外人的。店堂中間，供着一座木彫的魁星像，這個木像還是開始營業時遺傳下來，從它上面看來，往往可以使顧客們發生一種歷史悠久的憧憬！

除了遺家老店以外，還有兩處地方也頗有聲名的，說來却很有趣。不是蘇州人有句俗語叫：「吃茶三萬昌，撒尿牛角浜」嗎？確實地三萬昌和牛角浜同樣負着盛名：一個吃進去，一個撒出來，真是分之則爲二，合之則爲一哪。

事變前玄妙觀一度曾經提議改建爲商場，當時一班迷信守舊的頑固黨都出而反對，以爲跟風水有礙，後來戰事猝發，終於改組無形停頓，至今猶乏人舊事重提，大概蘇州人多數主張保守，不喜歡輕言改革，殆其天性使然歟？

五、「蘇空頭」綽號之由來

原來代代糕，是一個長約七英寸闊約四英寸的紙包，它是用紅紙頭做成的，外表面繪上一幅簡單而粗陋的彩圖，寥寥幾筆，畫面不外乎祝頌吉利的意味，以「一團和氣」爲多，紙包裏面僅裹着薄薄的四小片火炙糕，其餘大部份空隙完全把草紙塞滿，自外表看來，這個龐大的紙包，裏邊一定貯有不少食品，何況送來又不止一包，起碼還得四包呢？這一色禮品，外貌十分美觀，但，您不能把它扯開來，否則西洋鏡就要拆穿咧！

俚諺說得好：「蘇州人空頭，杭州人鐵頭」。事實上吾們蘇州人的確是十足的「空頭」，往往凡百事情不肯求其實際，專以虛僞爲尙。如今且說蘇州人有種習俗：小孩出來第一次到親友家去遊玩，待他回去，這親友家中必須贈送一份禮品給這小孩，名之曰待慢盤，大概是食物四色或八色，其中最主要而必得具備的有兩色，一曰興隆，（即一種小型的肉餡包子，蘇州叫它緊酵饅首）二曰代代糕。這第二樣東西便可以象徵着蘇州人的空頭來，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好行小慧」，有些人說蘇州人的性格是如此的，我想，或許有一半是對的，所以在古城中，舉凡篆刻金石，書畫法帖，莫不有特殊的發展，至今還方興未艾呢！至於「經國濟世，民生疾苦」，歷來蘇州的文人好似都不大夢想到過。

六、賣弄小聰明的性格

虎邱山的土產，其中有一種叫珠蘭紙吹，很可以用來象徵蘇州人的賣弄小聰明，珠蘭紙吹是什麼東西呢？原來紙吹又名紙測，（用表芯紙捲成細條兒，吸水菸的時候用來點火的）掣些鮮珠蘭花朵焙壓在上面，使這紙捲兒燃燒時發出一股幽芳的香味來，列位！您現蘇州人的小聰明本領怎樣？這還不過筆者現在想到的一個好例子吧了。在偌大的古老城市裏，關於巧妙技術也很多的，頂著名的就是「小擺飾」，那是一種用木料彫刻成的各式各樣小物件：高堂華屋，陂池花木，風亭水榭，都是維妙維肖，不過具過而微吧了，更通俗的，是婚喪喜慶的儀仗和排場，照樣有木彫的新娘，和尚，道上，尼姑。都是些不滿二英寸長的小型人物。這些「小聰明的結晶品」乃係一位姓

周名少甫化費了一生心血和半部財產所親手造成的，曾一度在上海陳列過，價值頗為不貲，近年周某逝世，這「傳家之寶」，因子孫不肖，都已拆散出賣，化為烏有了。

七、「東方威匿司」美

名的消失

迴憶從前鄭西諦（振鐸）在他主編的小說月報上說過：「黃昏時候的觀前街是最可以感到東方「威匿司」的美妙。」西諦寫這篇文章的時候，還遠在觀前街未開拓以前。那時的觀前街祇不過是一條城中心挺狹隘的街道，路的兩傍擠滿了商店，每當薄暮的時候，行人不絕於道，委實「可以感到東方威匿司的美妙！」不過自從民國二十年起街道拓寬以後，這被稱為東方威匿司的觀前街，便漸漸地在那兒消失它的美名了。

現在觀前街所能給吾們看到的，僅僅是些高樓大廈，石塊鋪平的馬路，一輛輛一九四〇年式流綫型的汽車，時代化的摩登女性，一種所謂「漸趨大都市」的氣象，在在使吾們感覺到。

不說別的，單拿觀前街的地價來講，可以證明蘇州正漸漸地趨向於「都會化」，在未開

拓之前，該處每畝地價不滿六千元，到了十三年後的今天，地方政府訂定觀前街列入甲等地區，每畝漲至二十萬元以上，因此，上海人的口頭禪所謂：「黃金地」，也慢慢地適用於蘇州哩。

一方面因了觀前街是處於城中心，他方面又為商業薈萃遊人麇集的地方，所以這一條由東至西的通衢上，根據吳縣警察局最近的調查，共有四百九十五家店肆之多，分起類別來，計有八十二類，其中以銀行與錢莊為最多，一共有八十九戶，次則為煙兌店，飲食店，藥房，綢布舖，旅社與糖果肆，再次為珠寶店，銀樓，最少為刺繡店，五金店，理髮店，壽器店，印刷所，水果店，野味舖等。

末了，本方內對於蘇州人的批評，不無太嫌率直，有些未免過火，筆者自己稿也知道，但我愛蘇州，十分地愛蘇州，所以不知不覺的便流露於筆端了，好在筆者本人是道地的蘇州土著，俗語說：「要打人家嘴巴子，先要打自己，」不然的話，你是要被人家打的，想到這一層，我的心也就安適如初哩。為應本刊之徵，匆促寫來，簡陋脫略之處當然難免，誠懇地盼望讀者諸君指正和賜教！

(接第七頁短論)

二 論 魯 茜

言論自由與思想出路

記得上次在南京舉行戰時民衆代表大會，通過了言論自由的提案，而後宣傳部負責人員解釋在戰爭期間人民言論自由的限制。其實，民衆要求言論自由，政府應當使人民的思想有出路，這才能明瞭人民的意旨，從而握把民心，拯救時弊，建立官民一體的基础，以謀同心安內，一致攘外，這才合現代政治家的理想。

俗話說「三個婆婆，合一面鏡鑼」。女子好吵鬧的。但是近幾年來，婦女們受種種的影響，除了一般做單幫的在火車上吱吱喳喳地擁擠立腳以外，差不多都欲言不吐，或啞口無語。普通談話，總離不了「米一萬元一斗了」，「棉紗線二十元一束了」，怨聲載道，民氣消沉！有學問的婦女們，她們看了現代婦女界的風氣，出口就要罵人，罵人就得挨罵；有的想做幾篇文章，暢訴她們的心曲，而稿紙昂貴，成本太大。既恐所論不合潮流，又怕拙稿被棄於字紙簍裏，白費心血，不敢嘗試投寄，以致我們婦女的真實思想，找不着相當的出路，大家悶在心裏，充滿了誤會和曲解，所以謠言一起，家庭中先呈紊亂；由家庭而社會，由社會而國家，影響所及，非常重大。筆者以為民衆不要求如何開放言論的自由，却希望當局能設法使一般婦女們的思想，有一個相當的出路，來聲訴她們的苦衷，來發表她們的抱負！

婚姻問題：如何是好？

女聲月刊闢有信箱一欄，為讀者質疑的公開園地。綜合其內容，什九都是為婚姻問題。甲

問自幼訂婚，初未得本人同意，現在有了得意對方，如何是好？乙問與某男戀愛，而此男已經有室，如何是好？有的固然是委曲的，為前途幸福計，不應該勉強結離，有的却出於自己理智薄弱而誤入情網，嬉虞失身，弄假成真，風流韻事，古來雖有，而今獨多，此亦豈戰事之特徵歟？

鄰居有位王老先生，他有一天對我說：「從前姑娘易嫁，現在女婿難招！只聽小姐三十而未嫁，不見阿官二十而不娶，陰陽顛倒，是非所以淆亂！」其言雖出於滑稽，而事實却是如此，嗚呼！婚姻問題，如何是好？

吾之希望於現代女學生

學生時代，最是福氣。這是過來人時常這樣說的。但是在福氣之中，她（他）們也應該想到所負的責任。譬如在上家政課的時候，女學生應該就目前的需要，研究如何改良服裝，適應戰時的工作。如何革新裁縫，可以節省衣料？在烹調方面講：應該想出何種食料，既可省錢，又合衛生。目前公務員的午餐問題，非常嚴重！一餐千金，還是不合胃口。希望家政班的學生們，研究出一種「公務員食」減輕他們的負擔，配合他們的胃口。在節儉中顧到健康，在烹調中力求迅速，以期省時省錢，兩全其美。諸如此類，均為女學生目前應盡的責任。他如著作方面：宜在學術研究上，多用工夫。關於婦女問題方面，多供給切實的材料，作客觀的評論，糾正時俗，提倡婦德。要知道父兄培植兒女，學校訓育子弟，都希望他（她）們出校以後，能為社會服務，為國家效忠，非僅為她（他）們的婚姻問題或衣食問題而已！莘莘女生，其加勉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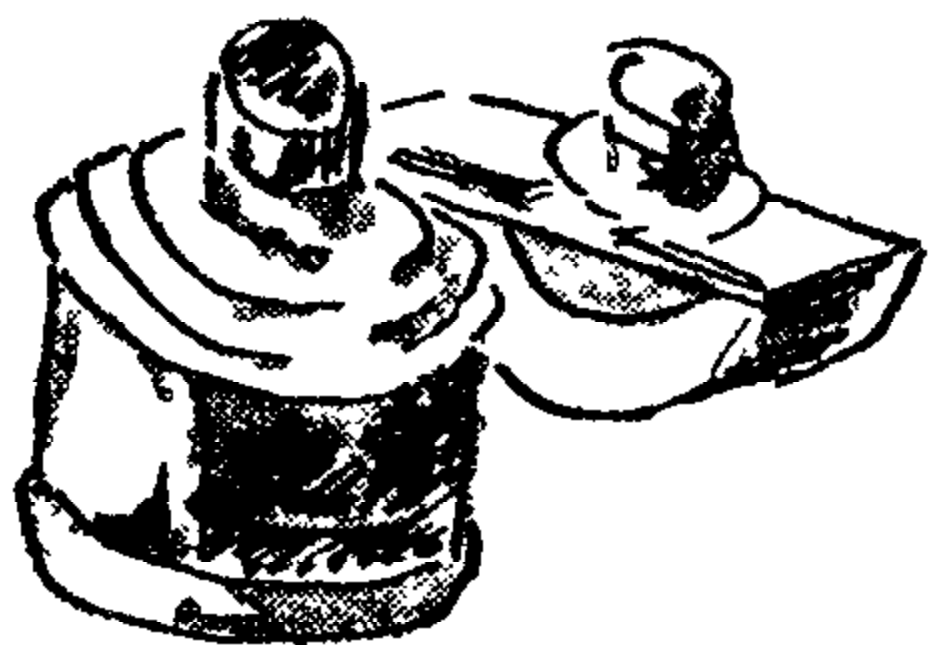
散文

前天剛到北京城，今天第一上天橋。從東四牌樓坐電車，化一塊錢。天橋，像是終年有這末熱鬧，也是鎮日有這末熱鬧的。熱鬧的場所又太多，我不願意走馬看花，決定來一回就止在一個小圈子裏白兜。

今天我把自己限制在一塊地方，一個在平臺上的茶棚是中心，它的右邊全是吃小吃的；前面有一個影戲場，門上掛着殷秀岑跟韓蘭根的一胖一瘦的半身畫像，畫像

下面立着一個攬生意的，大聲唸着：——您請進！進去的人不多，我也不想到那個黑房子裏邊去看什麼古裝武俠巨片。附近就都是一樣一樣的雜耍了。較遠的左角是飛飛飛，兩個人在空中縱來跳去，落在正中的槓子上，槓子，繩索，跟內體碰擊的聲音打成一片；隔一會就兜一回錢，到說是湊一個什麼數目，這節目準是更驚險的，完了就理直

氣壯地對觀衆說：——這您還能不給五塊錢嗎？近一點是一個變戲法的，手裏弄着一疊紙牌，腳邊有一條丈把長的小鐵軌，一個火車龍頭居然在冒着汽，可不知道它什麼時候纔開來。這火車要是出了軌，就得衝進一個相面先生的攤子，相面先生在瘦臉上架一副寬落落的眼鏡，正在給一張比他胖三倍的油光光的的面孔端詳。他看了一會，



小碧桃

——天橋頭回——

王子

先用毛筆在他自己的右手大拇指上塗了一下，就開始用左手摸摸那張胖面孔的右眼角說：

——您老人家止有一個兒子。——不止。——那末，至多也不過兩位。——不止。——旁邊有人在表示不滿了，相面的繃起眉尖說：

——不止？您老有幾位？——四個。

——四個？您看，這裏不是早寫着？他把右手的大拇指伸出來，那上面墨打着一個叉，於是他笑了，旁邊的人都笑了。

我走上茶棚，要了一包十塊錢的茶葉，喝起茶來，茶棚的正面下首，說相聲的高德懷高德光高德亮他們正開場，五六個人手裏的竹片策策地響着，有時誰打了誰的腦袋，發生更大的清膽的聲音。

——您貴姓？

——姓乾，叫老兒。

——您的媳婦是我的媽——的女兒的女兒。

——您的兒子是我的爺——的孩子的孫子。

聽累了，可又不能把耳朵堵着，我想找一樣別的集中我的聽覺。茶棚後面的一根竹槓子旁邊，站着一個婦人，花白頭髮快脫光了，還在後面打一個險靈靈的響，黑長襖，紮腳管的黑褲子，放大脚，面孔是乾癟的，繃得不能再繃的樣子。看她張大了嘴巴唸着，可聽不到一點聲音，聲音給四周的嘈雜掩住了，也給她自己手上擊着的一個破鼓掩住了吧？她也是賣藝的嗎？她的身邊可沒有一個觀者。

那根竹槓子旁邊空着一個茶位，我就搬了過去，留神聽她唸的到底是什麼，好不容易我聽出來了，她只是聲聲的翻覆着：

——我不能唱了，可是，您愛聽我來說一回我自身的故事嗎？您愛聽我來說一回我自身的故事嗎？

獅子牙粉



品質優良
齒潔口香
既防蟲蛀
又免牙疼

上海獅子牙粉公司

她的聲音不像從她的喉頭發出來，就是，也像一個人只吃乾燥的食物，好久沒有喝過一點飲料，又是噁，又是沙，像一個患重傷風的人咳得太兇壞了嗓子，可是那還比她要輕鬆得多。聽她的聲音，恐怕是聽覺上最大的一種刑罰，但是，她自身的故事，這在我是很想聽一聽的。我正要俯下身去，沖茶的過來對我說：

——您還沒有聽過她的？她老是這一套，人家都聽膩，聽厭了，聽她的又很累。她發現有了顧主，就擡起頭來，無神的眼睛裏也拚出一點興奮，她好像在說

「您老賞臉！」
我準備聽她的，不得不俯下身子，也至少是做了一個豎起耳朵的姿勢，她開始掙扎着用她的苦難的嗓子說。

不瞞您老說，我叫小碧桃，現今可成了小癩三了。二十多年前，小碧桃可真是小碧桃，剝光雞蛋的臉上那有一絲縐的，不吹，在這兒天橋草棚子裏唱大鼓的姑娘，我也是挺紅挺紅的一個，可是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而今老了，快死了，還得活幾天，嗓子可糟透了，我再也不能哼一聲，我又不會說別的，我只能孝敬一段我自個兒的故事，小碧桃的故事，小碧桃跟湯八馬快手九的故事。

那時我只有十七歲，在香港唱大鼓的，同班的有四五個，其中就有說快書的湯八馬，跟說相聲的快手九，那時他們都不過二十多歲，湯八馬原來不叫湯八馬，快手九原來也不叫快手九。出了那回事以後這裏的人才這樣稱他們兩個，快手九生得挺醜，腦袋衝出鼻子有三寸，湯八馬可是滿表緻的，他們兩個可都一樣的歡喜小碧桃我。
那時候我太年輕，自己一點兒主意也沒有，就有在心裏也不敢說出口，他們爭得真兇，在台上儘管還是明裏你捧我，我捧你的，有時也暗暗的剗苦的很厲害，一到台下可就爲了我，三言兩語就鬧了起來，沒有幾個年老的壓住了，他們早就拚了你死我活。
這樣過了一年多，有一回，他們兩個

都喝了酒，黑夜裏把我帶到一個地方，兩個人狼巴巴的，同時逼着我說：

「小碧桃，今兒對你說，你到底歡喜我們當中的那一個，你願意嫁給那一個，你說了我們成功的就成功，失敗的就失敗，決不會有什麼兒，你說。」

我後來想，那時我要真聽了他們的話說了他們當中的一個，他們也許真能像說着的辦，他們說成功的娶了我還在天橋，失敗的就離開北京上別地闖去，可是真該死，我怕得很，我的心快跳出來了，我只知道捧住腦袋哭。

他們看我沒有主意，隔了一會，終於想出他們的法子來了，是湯八馬出的主意：

「我們來猜拳，誰贏了誰得到小碧桃，輸的給滾開去。」

「行，怎末個猜法。」

「一拿定局太緊張，而且，你的拳不如我的，剛才喝酒你就輸了，我不能欺侮你。」

「別吹，搶三可是太不乾脆！」

「三拳兩勝吧。」

「成，小碧桃你看好，你發令，喊一二三，我們就出拳。」

我被逼着顫着聲喊一二三，他們開始了：

「十福壽呀！」

「十福壽呀！」

湯八馬叫停，他說：

「大家都猜十福壽就算每個人都贏了一拳，下一拳定輸贏，好嗎？」

「好，小碧桃你發令吧？」

「一，二，三！」

湯八馬伸出五個指兒來說：

「八馬。」

快手九伸出來的手指原是三個，可是他半途裏又多伸了一個手指，就接着大聲喊：

「九快手，我贏了，小碧桃是我的了。」

他跳過來擁住我，湯八馬也跳過來，要把他撕開去，他說快手九詐了他，明明是快手九輸了的。

快手九不承認，湯八馬說：

「你再試一下剛才伸出來的四個指兒是那幾個？」

「這不是嗎？」

「不對，剛才有大拇指，沒有小指，你明明出三個，看被我八馬猜中了，才伸出無名指來，那有猜拳出四指兒用無名指的。」

「誰規定不能用？」

「你詐我！」

「你輸了發極！」

湯八馬從襖統子裏拉出一柄小刀來插在地下！

「依你說你贏了，小碧桃歸了你？」

「還用說！」

「你沒有欺詐？」

「沒有！」

「行，你用這小刀把你右手那隻無名指切去，你對天立誓，要是你詐了我，切去手指以後，你就給活活的爛死。如果你虛心不敢，你把小碧桃給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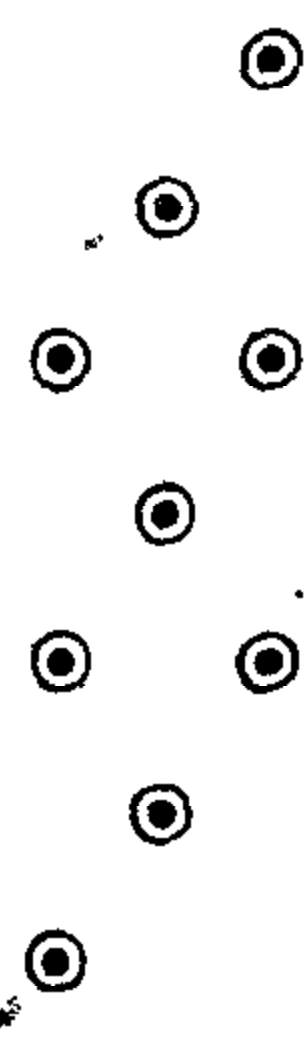
快手九一言不發，從地上拔出小刀，一下就把他右手的無名指切了下來丟給湯八馬，他才昏倒在我的身上了。

湯八馬頭也不回走了，第二天一早就離開北京城，從此不知道去了那裏，快手九呢，娶了我以後，三年，他右手無名指切去的創口沒有能收，第四年，創口裏進了風，死了。

「夠了，小碧桃，這一點錢給你。」

「謝您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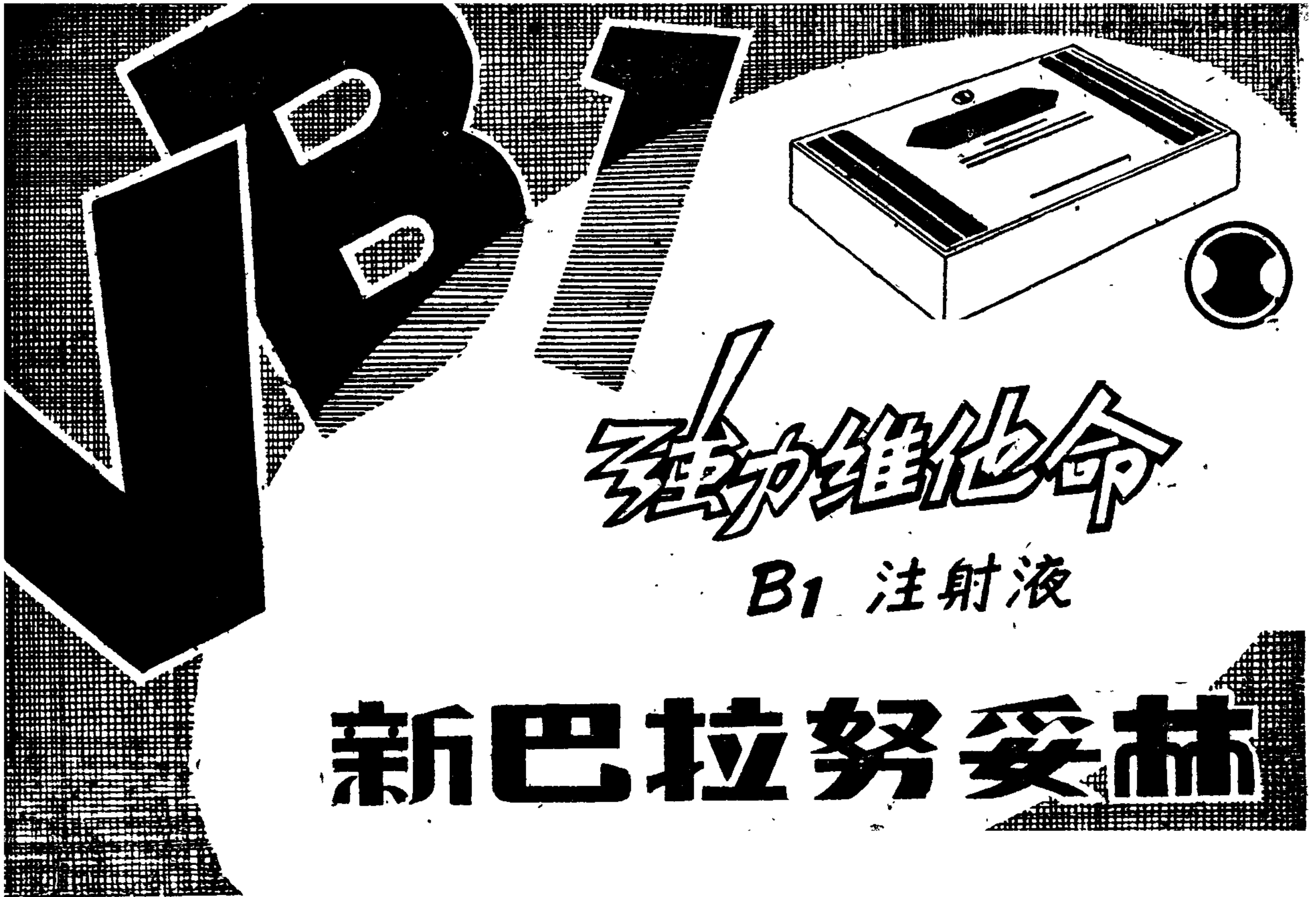
我走下了茶棚。



純正疏份亞密度劑



上海法路四二一號



强效维生素

B1 注射液

新巴拉努妥林



德

膏軟 巴利哈

五月詩

謝野

曉春之月
是一盞
冷重的宮燈

曉春之風
是一串
繞藤的果子

逗人新愁
撩人情思
空倚了欄杆
獨望十五星月
霧中的樹溟濛

樹上的鳥聲噪亂
昨夜的濕雲
變了今早的朝霞

早春的溫風
吹綠了花草的葉
昨夕的細雨
打濕了紗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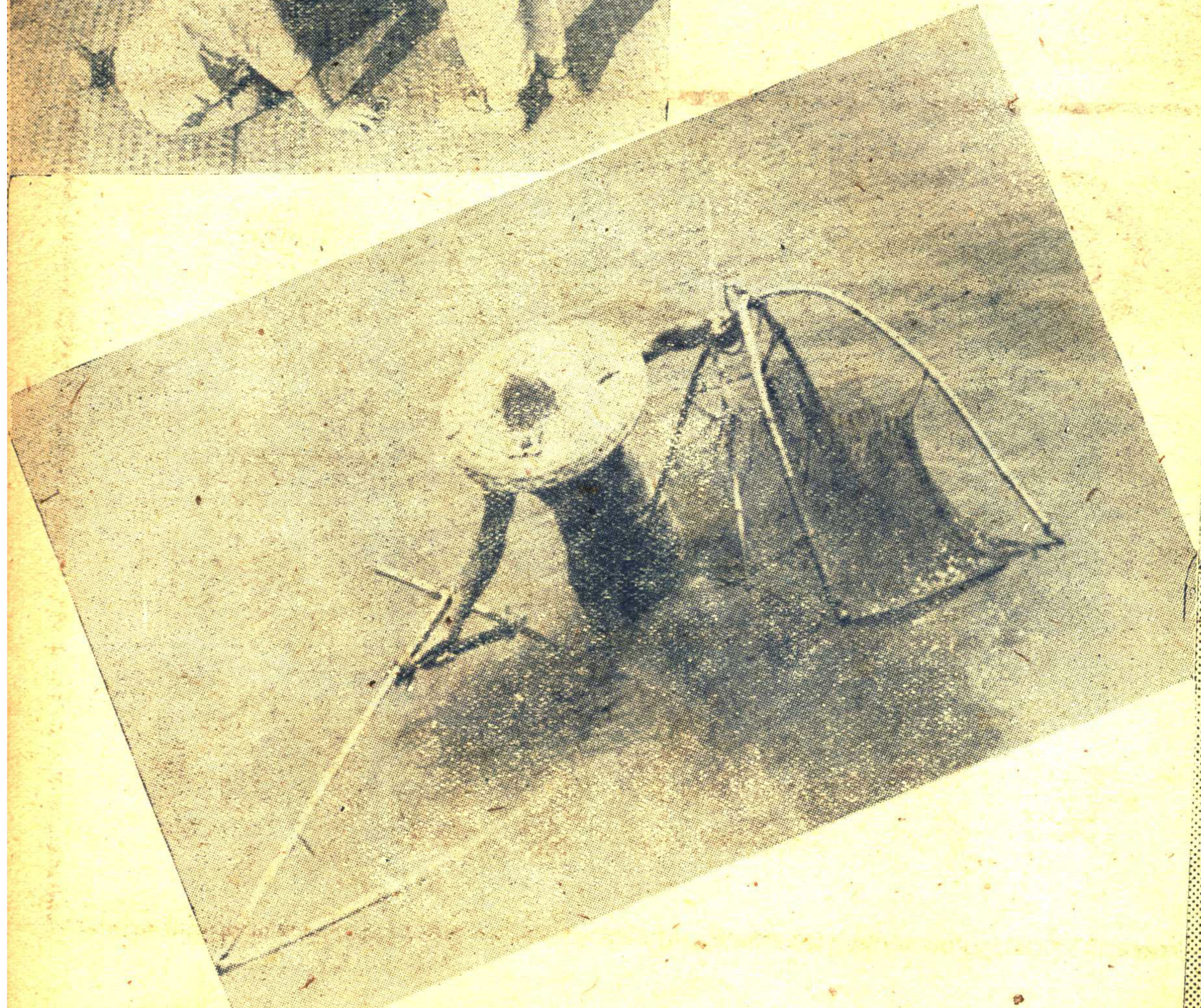
籬笆上挑出了酒家
的藍布
烟霧的江裏
三五隻村鴨
擾醒了停泊江心的

船家

春夜多夢
春夜多雨

夢是一條絹帶
縛上彩繩百條
雨不識溫情
打濕了相思千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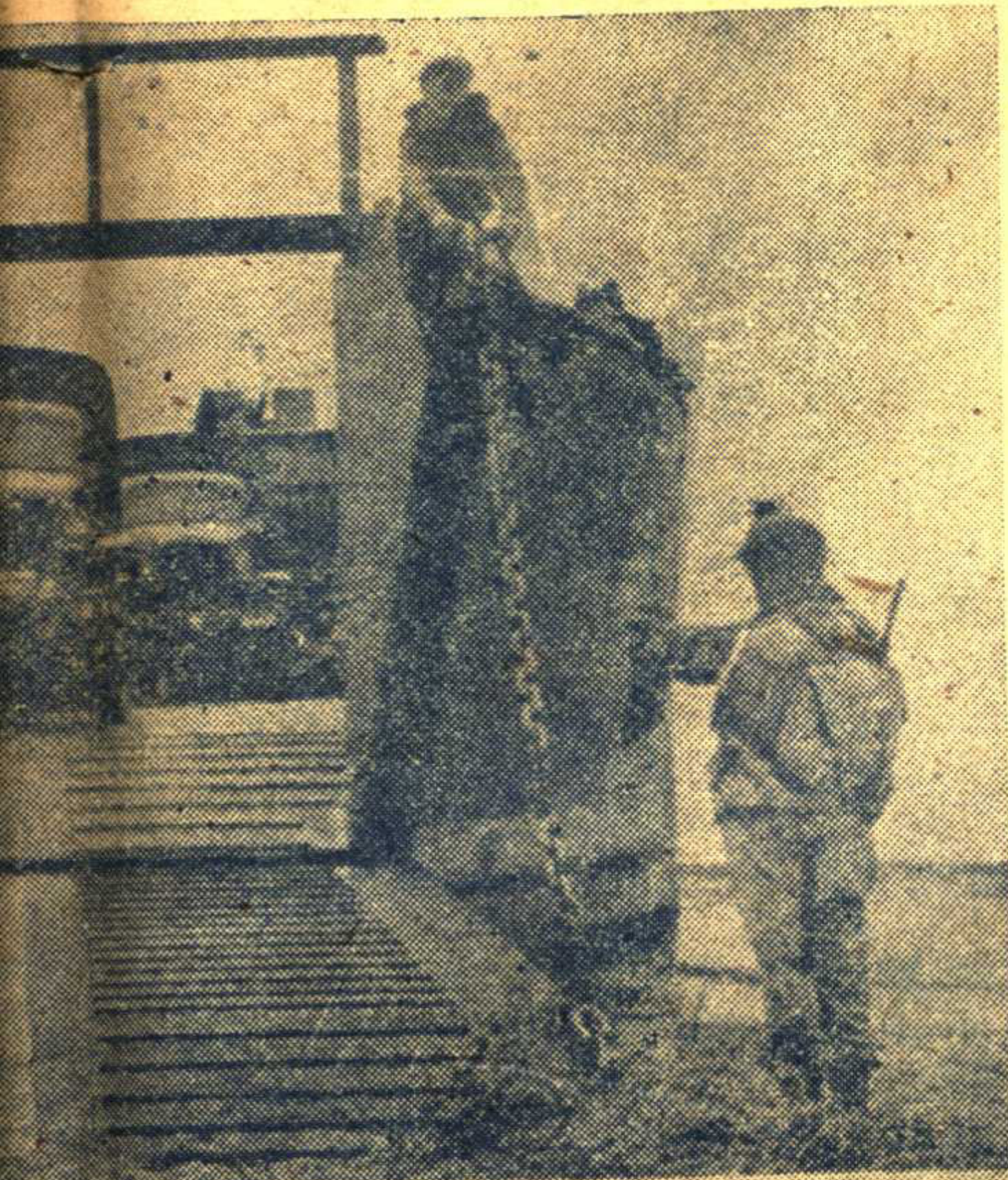
拭去夢中彩色
抹去枕畔淚漬
教今夜的新怨
飛遍了山城



敵美登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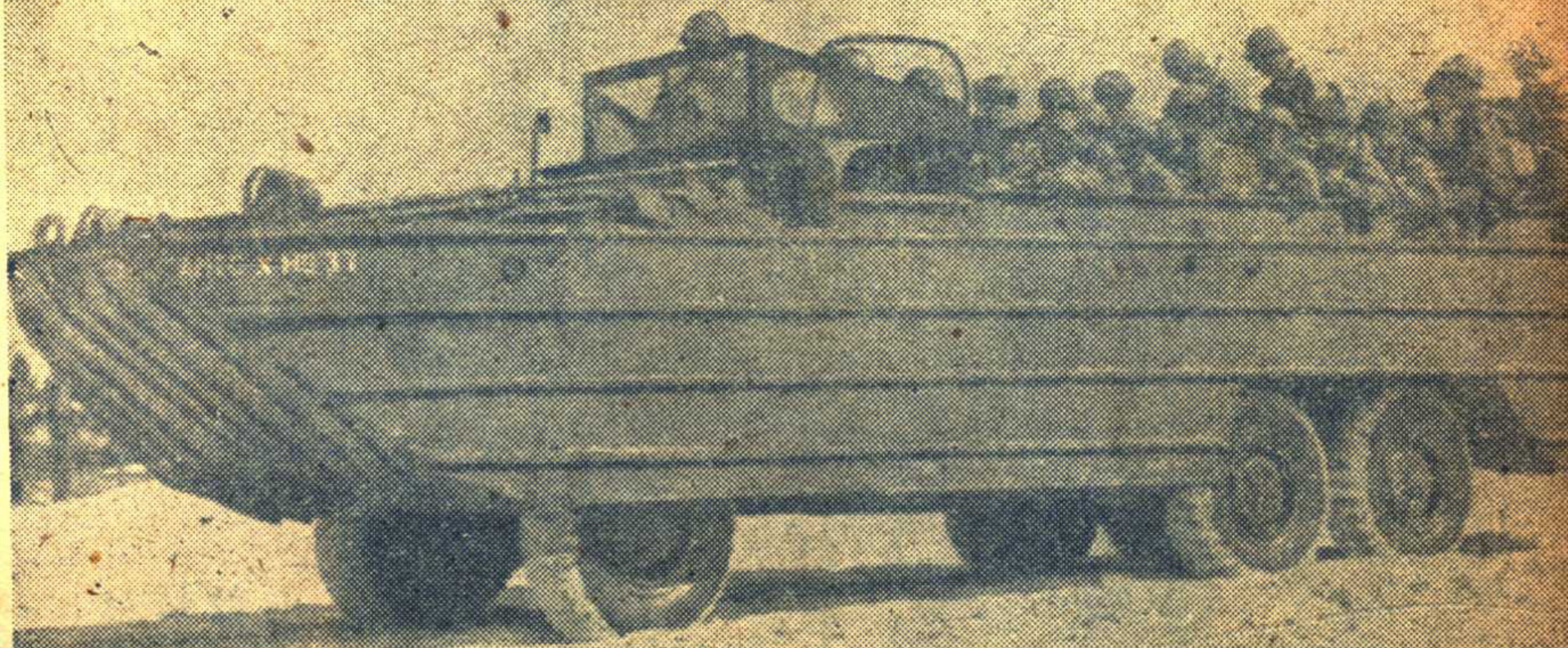
美軍進攻日軍構築守備的各島的手段，即先用飛機實行徹底的轟炸後，繼而齊射艦砲，然後以載陸兵器器材的登陸用軍艇大舉實行接岸，而由戰艦，巡洋艦，驅逐艦等海上城塞的亂射亂擊掩護而實行。美軍在沖繩島，多數這種軍艇都被日軍擊毀或擊沉，遭受莫大損害，在中國的海岸，敵美軍亦必使用這種軍艇。我們發現這種軍艇時，必須加以擊沉。茲將進攻沖繩島的美軍編成，示之如左，以資參考。

△南西諸島方面上陸作戰總指揮官 海軍大將史普爾 安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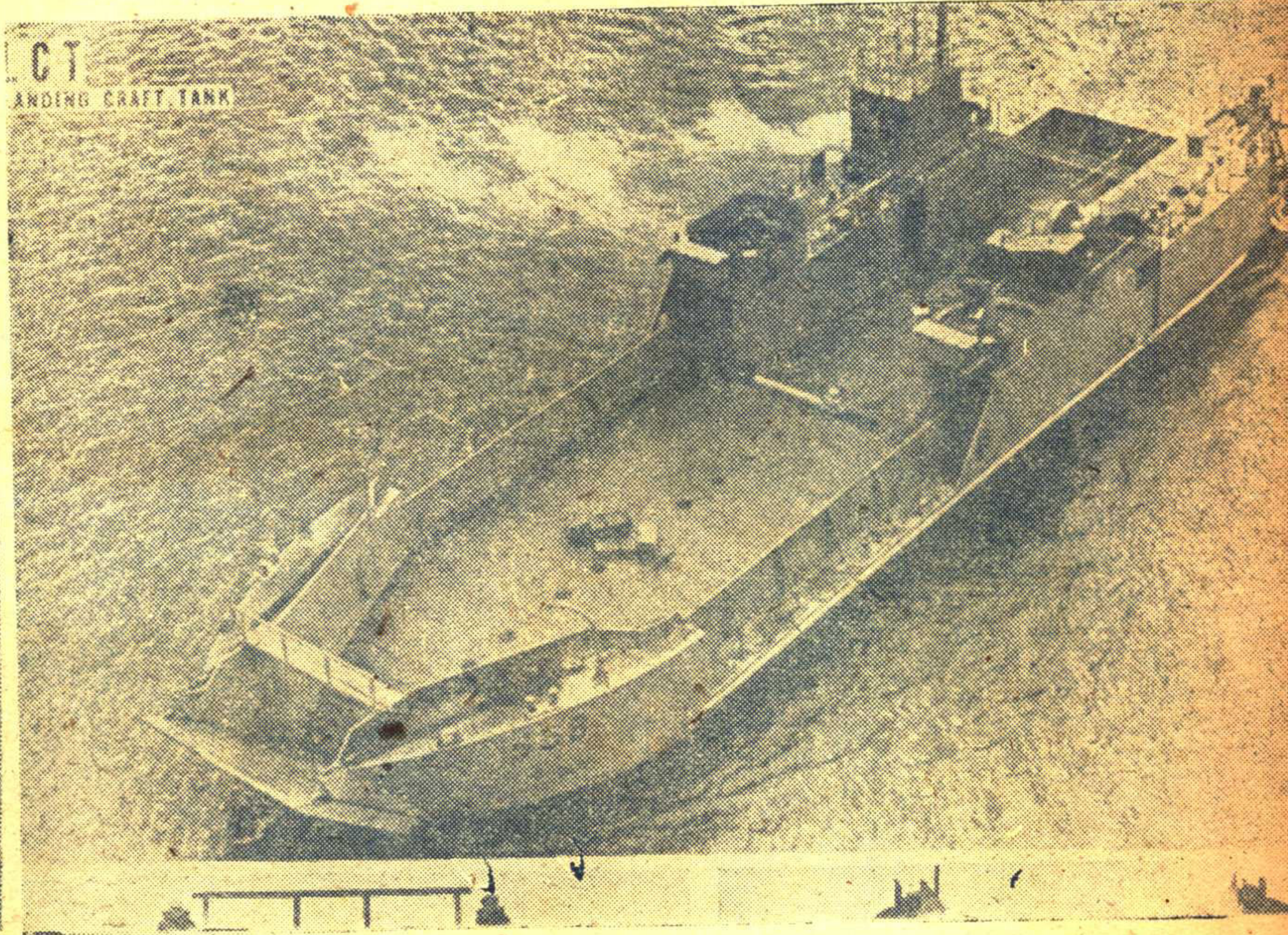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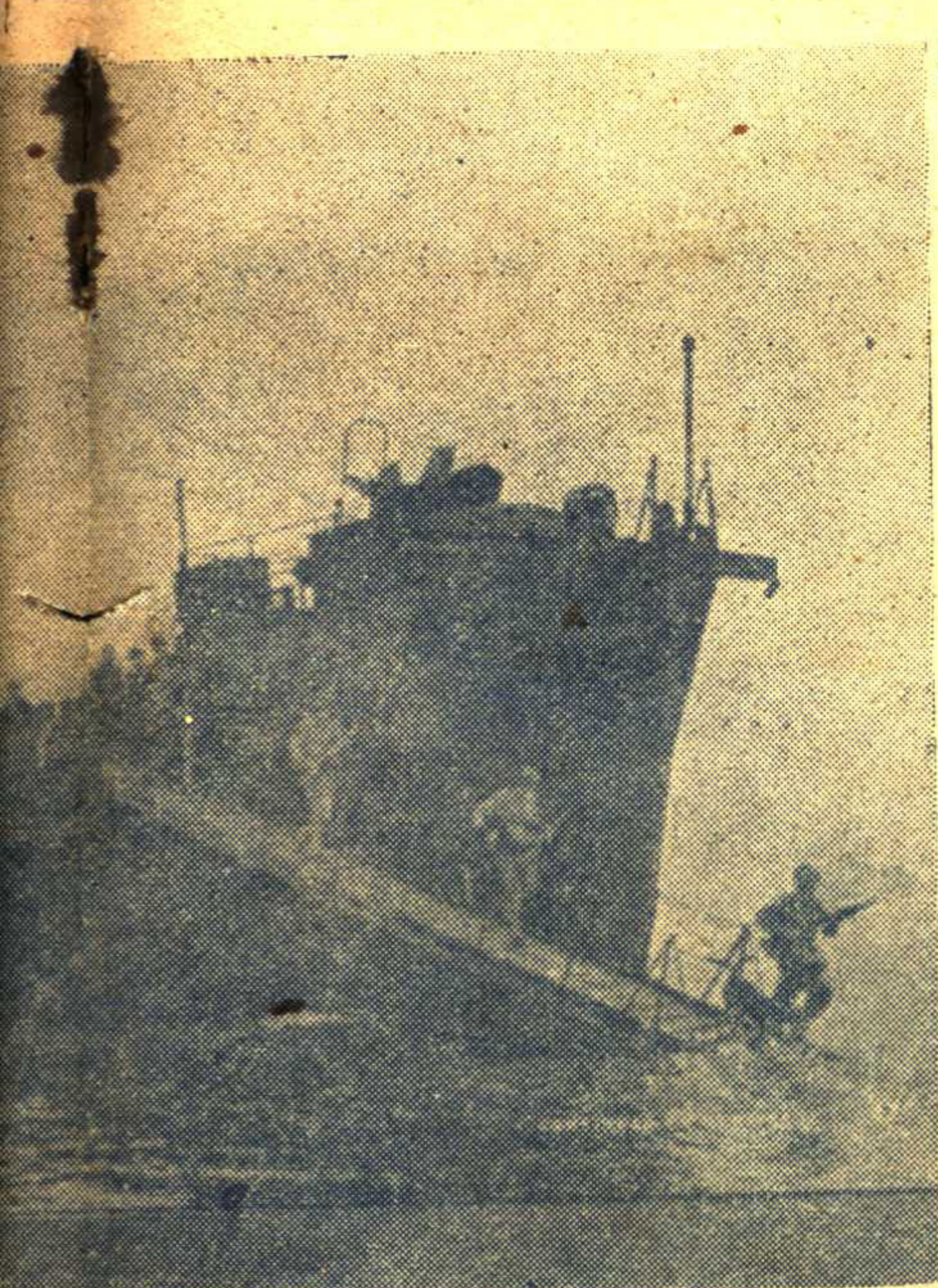


or Trucks. About 100 feet long, it is carried to the ship. This boat is an intermediate step

"DUCK" TRUCK, AMPHIBIAN



he "duck" is an Army amphibious truck used for landing troops, weapons, ammunition



— 賣 發 新 —

克司命片

止痢瀉整腸劑

上海參天堂株式會社
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



陸用軍艇

△水陸兩用部隊總指揮官海軍中將達爾那

△新編第十軍軍長陸軍中將巴克拿

△第二十四步兵兵團長陸軍少將福基

△慶良間列島上陸海軍指揮官海軍少將凱蘭特

△步兵第七十七師團長陸軍少將普爾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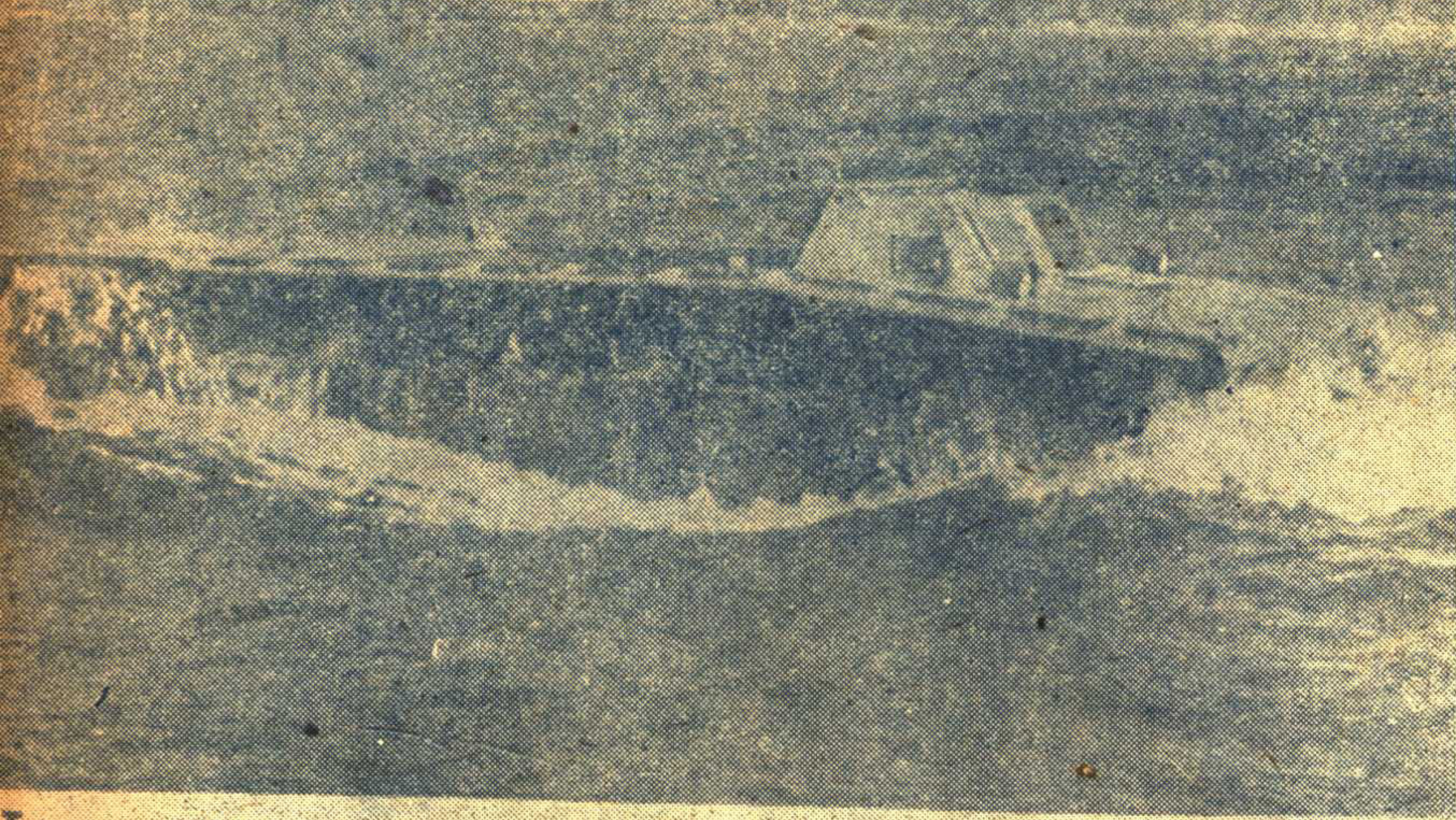
△海軍掩護部隊指揮官海軍少將普朗底

△琉球本島掩護戰艦部隊指揮官海軍少將禮歐

△快速機動部隊總指揮官海軍中將密基雅

△護送空母部隊指揮官海軍少將達申

VT
LANDING VEHICLE TRACKED



It is an amphibious tractor which can run right up on the beach. Called an "Alligat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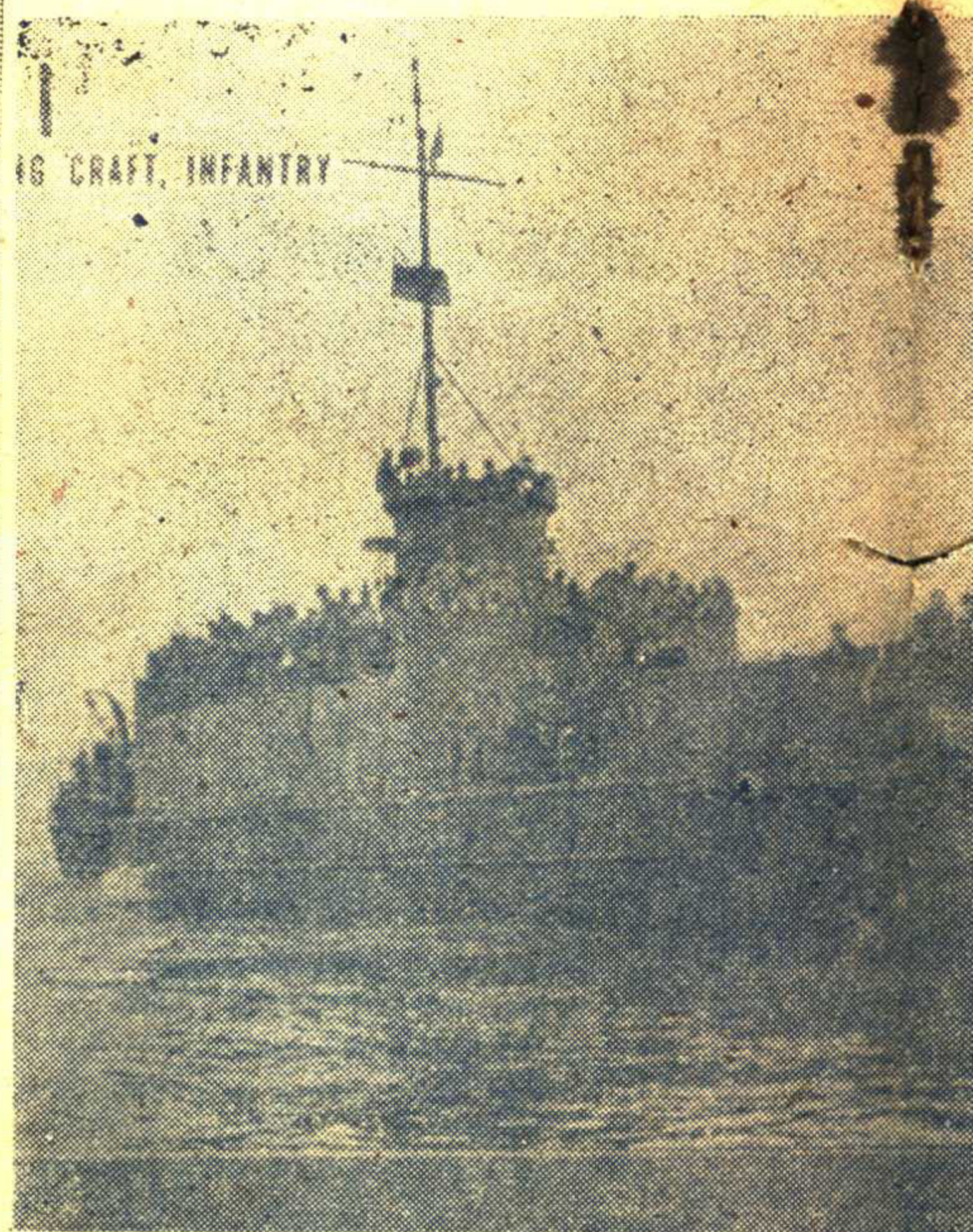


LCT is used for landing heavy tanks or the main mode of operation aboard an LST or a cargo ship.



LCV
LANDING CRAFT, VEHICLE

LCV, similar to LCVP, is used for landing troops and light vehicles. It is 96 feet long, has a medium speed motor and mounts machine guns. The ramp and sides are armor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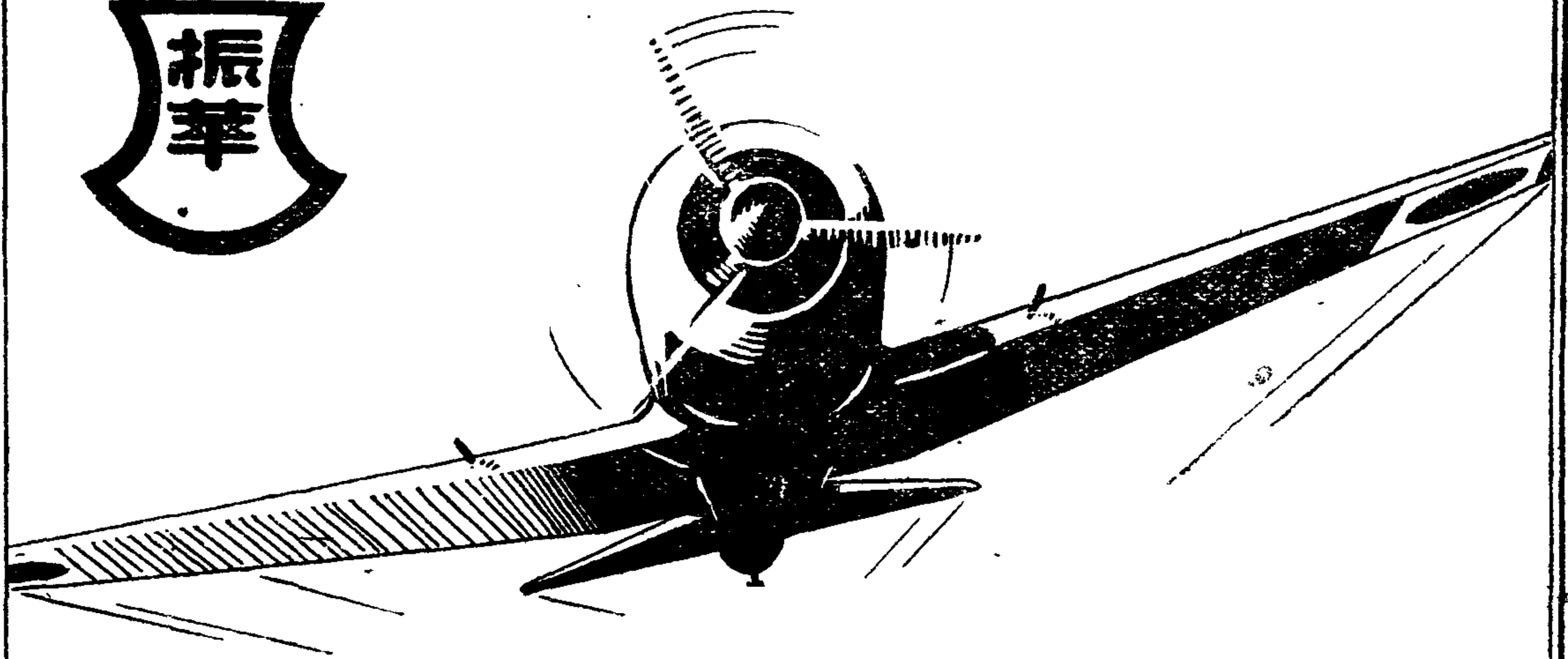


LCI
LANDING CRAFT, INFANTRY

新發明！ 必效必中

健安鈣

結核性諸疾、發育障礙
妊娠及授乳期、腺病質



振華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外灘黃浦大樓二〇六號 電話一六〇〇〇番



新發賣皮膚病聖藥

家家必備

治兩命軟膏

神經性皮膚病之聖藥

- 燙傷火傷 • 膿腫性惡 • 瘡面 • 疹濕 • 潰瘍創傷性膿化
- 症諸性毒淋瘡痔 • 疹泡膿 • 傷擦
- 腫粒麥 • 炎驗眼 • 楚橫 • 疔下含混性硬性軟病性四第

適應症

監製 鐘淵大公藥廠 • 總發行所 東亞公司



哈利·特魯曼

振采

美國新總統

密蘇里出身的人

美國人民所永遠喜愛的，而且也是時得到的，是一個不作無謂紛擾，也不小題大做，在他的任期內能盡心服務，到後來又肯安適地匿名退隱的副總統。在二十世紀中，曾經有幾個例外的，譬如「加納」和「華雷司」他們，都曾在任期中做出過聳人聽聞的事情。但副總統們之所以會被人們記着不忘，大都是由於他們不適切的言語，像湯姆斯·馬夏耳便是因了他的一句話：「這國家所必需的是一支五分錢的上好的雪茄（註一），而引起人們的注意。

副總統主要的任務，是於總統在任期中逝世的時候，代理他的職權。——美國歷史中有六位總統在他的任期內逝世。有一句俗語，和美國共和國有一樣悠久的歷史；總統和副總統之間，相差僅是心臟的一次跳動而已。

一九四四年，人民又在選舉副總統了。共和黨員爲了要獲得芝加哥的掌權權，也同樣的競爭。有選舉權的人們，都知道這個事實。這也是一九四四年中的一件政治大事。

因了這個原因，衆人的目光便熱烈地聚集到這個密蘇里州出身的下院理事哈利·特魯曼身上來了，反對新政策派的報紙早已用了擲彈學專家的熱誠和宣告

罪犯者的精力，考查過特魯曼一生的經歷和背景。

可是當這詳細的調查開始之前，美國人民已經知道了二點主要的，而且是矛盾的關於哈利·特魯曼底事情：

第一，他過去去有一次，曾經做過康薩城中的這世紀中在美國最壞也擁有最大勢力的政治壞蛋湯姆·潘特茹斯脫的手下。

第二，他也曾担任過絕佳的軍事參議調查委員會的主席。

但人民並不滿足於僅此一點，他們還想知道得更詳細一些。他們想知道的是：哈利·特魯曼是一個怎樣的人？

一個和善的人

哈利·特魯曼是一個穿着灰色的，通常是雙排鈕扣衣服的人。他的大學教育，有一個短時期在康薩法學院中受到的。他底面貌不揚，薄薄的嘴唇，白金的邊眼鏡，光滑的頭髮，操着一口平穩的，並不使人討厭的密蘇里的鼻音。

他是個和善的人。他前三十三年的時間，大部份是消磨在他父親的鄉村裏。後來運氣來了，他就敏銳地把它抓住，終於因了橡皮印章而成名。他絲毫沒有一般參議員們所有的矯飾。他在芝加哥就任之後，曾經重覆的說：「我是個傑克遜郡的民主黨員，我覺得很得意。」

他非常樸素，非常平凡，他底銳敏的，經

過政治訓練的意識，禁止他裝出任何詭辯者的態度來。他在出征的火車裏，幾乎每夜都穿着襯衣，以及一件在任何大街上都可買得到的老式睡衣，和新世界的人們玩弄撲克。當侍者拿進點心少的時候，哈利·特魯曼會高聲的喊叫：「啊！這麵包皮和從前我母親所煎的一樣好吃呢。」他喝的威士忌酒滲上薑汁他的胃口很好。但他依然穿得他上他那在第一世界大戰時所穿的制服。他自身長五呎十寸，體重一百六十七磅，腰圍三十三寸。

他有着農家孩子的根深蒂固的習慣，起身很早，但他在城市裏住了幾年，已經討厭在晚上很早就寢。他對於論述內戰的書籍，讀得很多，這數量恐怕有幾千冊吧。他最喜歡讀的是：「羌緩勒司維萊（Chancellerville）之役」。

他和他在孩童時代的情人蓓司·華萊絲結了婚；他們是在星期學校遇見的，那是他是七歲而她是六歲。他到現在還是格蘭特維尤第一教堂人員之一，雖然他說自己「從來沒有活躍地在教堂進出」。但「基督世紀」雜誌說他是一個「宗教者」。他曾經短期中熱心地參加過佛蘭克·蒲契曼博士所領導的重返道德運動。

一羣率直的人

一八八四年十一月，格魯佛·克雷弗倫特爲了要獲民主黨總統的地位，而取消實行了二十四年的共和國規則的那一天，約翰·特魯曼，拉瑪的一個驛房主人，在他那白色屋子上豎起一面國旗來，而且宣誓說：民主黨在權一天，這面國旗也將豎立在這地方一天。在這六個月之前，約翰·特魯曼曾經在他前門，釘上了一個驛皮鞋，來慶祝他長子哈利的誕生。

特魯曼家族是平直的愛爾蘭，蘇格蘭，荷蘭的混雜人種。（哈利說：「我們差不多是各種人種的混合，假使你仔細考查一下我們的家譜，那麼，各色各樣的人種，都會出現了。」）

當哈利四歲的時候，特魯曼家搬到獨立洲附近的一個農場上去住。哈利的孩童生活並不怎麼有趣。他穿着農田上的各種雜務。他從不會不腳踏車，也才曾玩過皮球，打獵（他不喜歡打獵）等等。他自一個獨立洲中從來不曾荒蕪音響的孩子，而且也從來沒有過人看手過他背下揀着音樂的曲譜。他很小的時候時起，就戴上眼鏡；獨立洲的魚類們都輕視他，把他當做是一個畸形的孩子。中學畢業之後，他曾經去投考過西光學校，但他衰弱的眼睛使他落選。他在康薩城內桑泰、非路路局當過過時的包裏，也在「星」雜誌社裏當過過時的包裏，在銀行裏當過職員，提到到一百五十美元的簿記員。後來，他又回到父親的農場上去，在裏面住了十年。他底母親現在九十一歲，說是在她看到的人們之中，要算他最爲整齊的了。

特魯曼自一九〇五年起在密蘇里國際防護團服務；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是中士，後來昇爲大尉。在法國訓練過怯怯的一隊；直到休戰爲止，他一直住在莫西·亞戈尼，指導砲隊。回家的時候，他昇爲陸軍少校。

回到康薩以後，他在康薩城第十二條街恭耳倍克旅館對面開了一家雜貨舖。他第一次的商業企圖失敗得很是厲害，這債務在十四年之後，他還在繼續償還。破產而又頹唐的哈利·特魯曼，轉向政治的途徑，獲得借他底雜貨舖當作他們黨竊的美國兵士的助力，他得到希特茹斯脫頭腦的眷寵，叫他做這羣人的法官。忠心能幹而又永不騷擾的他，在這職位上做了十年。

喧鬧的城市

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九年之間，康薩城在潘特茹斯脫頭腦的統治之下，是一座最發達開敞的城市。銀元在這第十二條街中的灰色賭場桌子上，叮叮的發響。酒店通宵的營業，第十四條街的窗子前，妓女們往來如雲。最高貴旅館中的

掌櫃便役，也是妓女們的媒介。赤裸着大體的女人，到處都是。吉士俱樂部內的侍女們，連午餐時候也都裸光了身子。迴轉歌唱。這是一座喧鬧的城市，受做買賣的人——尤其是從西方或南方來的。牛者所愛。擁戴潘特茹斯脫的人們都說：「這對商業很好。」每個人都買湯姆，潘特茹斯脫的「白」牌威士忌酒來喝，此發商不久就發覺他的酒是唯一的。以圖利東西。潘姆自己為了避免夜生活，所以一早起身，就出現在大街第一九〇八號他底有名的辦公室裏，接見許多多請求的人，這其間同時也賭着跑馬。一年之中他賭到二百萬美元的輸贏，結果輸掉六十萬美元。

他在將近一九三〇年時，開始倒霉，那時有一個名叫米律根的聯邦地方律師，在檢舉賭選。結果查獲潘姆老在一家火險公司的四十萬賄賂案中，也有他的份兒，這上真正的弄僵了。潘姆下獄了。雖然經過這許多年的罪惡，舞弊，賄選生活，哈利·特魯曼却始終清白無邪。至多祇能說他不應該如此奴性地死忠於這敗壞的機器；此外，他有一個強健的胃腸和一條並不靈敏的鼻頭。

他做過地方法院的院長，設置了六十個路政監督（現祇制有十六個）；他建設了價值一千萬美金的道路，竭力主張與。特高脫洲簽訂承包工程的合同。常他耗資三百萬美金興建傑克遜耶法學院時，他落下了三萬六千美金的腰。他這筆錢他用以築造安第·傑克遜的紀念像。

盡我的力量

哈利·特魯曼在一九三四年進入上議院的前情是美國政治上的一段軼聞。原來他不肯甘心於三十六萬美元棒給的。這樣就可以有二萬五千美金的收入。他去求助於湯姆，但湯姆已經把這個稅吏

的位置允許給別人了。潘特茹斯脫說：「哈利，目下我正在盡力為你設法弄到一個美國上議院議員的位置。」靠了湯姆。潘特茹斯脫的運動，哈利當選了。在他第一屆的議員任期中，他默默寡言，百分之九十九的投票袒護羅斯福的新政治政策。他也曾替他的「老板」做過最後的兩件工作。一件是為潘特茹斯脫脫黨名，叫麥脫，莫萊的，謀得了一個密蘇里行政官的位置，這人後來因了逃避所得稅而坐獄。另一件是阻撓重命米律根担任地方律師——當潘特茹斯脫賄選案開審之後。

這是哈利·特魯曼生涯中。他把米律根攻擊得體無完膚，在上議院中力喝聲嘶的，竟然責問米律根的「公道道德」。但是，上議院中絕對多數都庇護米律根。

在一九四〇年中，特魯曼若不轉機，或許長在民主黨預選中早已做密蘇里的州州史帶克所擊敗了。米律根已參加競選，活動着反潘特茹斯脫的選舉。特魯曼終於多得七千票而獲勝。

他的轉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才是哈利·特魯曼真正的轉機。他要抑制政府的耗費。於是作三萬五千哩的長途旅行，自己挖腰包，遍遊全國，考察了無數陸軍軍備。回到華盛頓以後，他說：「與其等到戰後發掘死馬，遠不如現在把這批貨色搬出來，而加以矯正。」上議院對這很表贊同，就產生了特魯曼委員會。

在這第一聲中，哈利·特魯曼從司法部中找得了一個能幹而高人的福爾頓。他以前是華爾街的一個律師，曾經判決過公用事業大王霍普生郵政舞弊案的罪名。福爾頓是個冷酷的計謀家，不帶是特魯曼委員會中的一個有用份子，甚是委員中底頭腦或是動力。這委員會之中，包括了上議院最有能耐的分子——民主

黨方面有哈契基爾高，共和黨方面有勃頓，鮑爾，和福格生。這委員會的工作，並不祇是「發掘死馬」，它使本身成為一種策動政府，陸軍和海軍的力量。他指出各種物資的不足——像鋁，橡皮，錫，鉛，鋼，人力；幫助也催促總統取消OPM（？）也促使海軍取消不適用的陸戰艦。

特魯曼避免感情的外現。他和他的黨人在華盛頓工作，總是竭力改正他們底過錯，不使鬧將出去。同時，他也不去冒犯他底新主人羅斯福，或是干涉軍火的生產。

但他底名愈大，他底自信力也愈強。他甚至毫不躊躇地責備到最高當局底身上去，現在目看他在一九四一年八月和凡登堡的談話道：

凡登堡：誰應該負責這個局面呢（國防計劃的不周密）？

特魯曼：祇有一個地方應該負責這責任。

凡登堡：什麼地方——白宮嗎？

特魯曼：是的，先生。

他的性格

特魯曼委員會使哈利·特魯曼做定了副總統候選人。他成為亨利·華雷司和哈利，倍達之間的最圓滑而穩妥的人物。

哈利，特魯曼本人倒並不須要這副候選人資格；他魯到芝加哥去竭力推薦倍尼斯；當他自己底候選權發表的時候，他非常地不安，後來經過再三解釋這是羅斯福真正的推選，他方才安心。這樣，他選了希爾曼，使他屈居第二，於是候選權就屬於特魯曼了。

他演說的時候，很是特重，不說通常的老套，一聽到樂隊演奏密蘇里州樂曲時，便立即立正。（這樣，使得聽眾也不得不立正了。）他獎掖全體當地的民

主黨人——正像一個正常的黨人應該如此似的。（在加利福尼亞他後援過史蒂萊斯——民主黨的國會候選人——而那人即被檢舉出來，明明是一個從前三K的黨員（註二）。）

許多美國人都認為找到了一個總統的承繼人了。他們知道他回答新聞記者們所問的是否覺得能勝任總統的話；上議院記者團的記者們已經在總統之下，選得了一個「最熟知這戰爭」的文官。

他底手段怎樣呢？他是個和平，正直，健康，樸素，仁慈，爽快，有可愛的幽默感和在水準線上的一議會理智——那是高於一般美國所選舉的人們所想像的。他底缺點是鬆弛；他顯然並不是一個有崇高目的，燦爛理想，或者能先見美國底命運的遠大目光的人物。他不曾創議過任何重要的法命，更不必說什麼深遠的或是極其進步的步驟了；他也從來沒有參加過關於稅收或者經濟政策的辯論。他是一個地方政客，懂得怎樣能在政治舞台上圓滑地活動，他底功績就是曾經忠實地做過一些好的工作；我們沒有理由去懷疑他將成爲一個偉大的總統——也沒有理由可以相信他將成爲一個惡劣的總統。

哈利·特魯曼在「洛斯·安格利里（Los Angeles）」談論他自己的生涯時，曾說：「政客是政府中最卑劣的人物，而在死了之後，人家就稱他爲政治家了。」到了六十歲了，哈利，特魯曼還依然非常的活躍。

「註一」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美國「時代雜誌」。

「註二」一九四四年缺乏烟草的秋天，惡漢們重又說過這話：「這國家所需要的是五分錢一支的『雪茄』。」

「註三」Hearst Press 大聲說：「特魯曼自身，過去也是三K黨一員。」這證明他是衰弱的素質。

「註四」Hearst Press 大聲說：「特魯曼自身，過去也是三K黨一員。」這證明他是衰弱的素質。

鰥夫

金光軍



吳德才好幾次要租陳嫂子家的半間空屋，都被拒絕了，陳嫂子藉口說是家裏的舊東西沒有地方堆放。吳德才甚至非常將就地說：

「只要有一舖之地就行了，她早出晚歸，不在這裏開伙食的。」

如果就多年的鄰居情感講，陳嫂子是可以設法把那半間空屋租給他的，吳德才還眯着他的眼，低聲下氣說，他要住在一個院子裏，爲的是比較便當些，但是，陳嫂子決定不租給他，不用說，這一個關鍵就完全在於吳德才所說的她的身上。

低聲下氣，說起話來能夠迎合別人的心理，眯着一雙眯眼，笑嘻嘻的，這是吳德才的好處，尤其對於女人，更頭頭是道，他曾做得非常貼體，姑且不談這個女人是怎樣被他勾搭

上的，他能夠每天賣菜回來，不顧疲乏再送飯給這個女人吃，決不間斷，毫無怨言，已經可以使這個女人沒有理由不愛他了。

除了吃飯睡覺以外的時間，吳德才都不蹲在家裏，上午出去賣菜，下午就換了長袍，外罩藍布大褂，一頂瓜皮小帽，一雙白底直貢呢鞋，緩步到外面打牌或是跟女人打趣去了。他對於家已經毫無留念，現在他的父母是他的叔父母，他是過繼給他們做兒子的，他自己的父母早已死掉了，他們三個擠住在一家人家堂屋的背後，老兩口都上了年紀，完全靠吳德才過活，講起來是很動聽的：

「親生的兒子也不見得有我這樣，不要他們煩一點心，天天二升米下鍋，連零用總要一千多，一個月就是好幾萬，要

不是我在外面有點拉攏，刮風下風只好餓死爲止。」吳德才確是有點拉攏的，三千五千總有辦法，如果三天不上街做買賣，跟他親近的這個女人就要問他：

「德才，你怎樣又不做生意哪。」

「本錢沒有了。」於是這女人便很爽快他把整千鈔票遞給他，還問他夠不夠，其實，吳德才的本錢有時是來洋麻雀輸掉的，有時是刮風下雨或是懶於趕早歇着不上行把本錢用光了的。

跟吳德才發生關係的女人總有七八個了，這情形大半是有的，而且心服情願，這一個女人不但給吳德才錢用，就是吳德才的母親逢到生日，她也買些棗糖之類的禮物送來，聽說吳德才的母親害眼睛了，就買一瓶眼藥水送來，這在吳德才的母親是分外的享受，當然很歡喜，難怪要帶點稱贊的意思跟鄰人說：

「我們家老二在外面玩就是這點好，從來沒有出過事，也沒化過什着錢。」

至於這些女人的身世，不是丈夫已經死掉就是丈夫出遠門去了，所以吳德才能夠放心去勾搭，或者是那女人的丈夫沒有用，而最近這個女人是丈夫

本刊二週年啓事

本期爲本刊創刊二週年，值此時局多端之時，我們愈感本刊在文化上的任務的重大而困難，本刊自發行以來，在中國擁有最多的發行部數，且在全國各地都有多數讀者。這是本刊引爲欣慰的。今後亦擬在各位的協力下竭盡全力推進戰時文化。在目前惡劣的文化條件下，我們決意傾盡全力，爲中國文化而繼續努力。現在因運輸，印刷，電力及其他用紙各種問題，以致對讀者發生種種不便，這點尙請讀者原諒。

本刊二週年舉行的學生徵文，因各地大中學生踴躍應徵，至四月十五日截止期日，尙有陸續來稿，至五月底已達二千篇。現正盡力選衡稿件。本擬在本刊二週年紀念號發表，惟至今尙未選衡完畢，故展延至六月一日號發表，實深遺憾，還希原諒是幸。

五月一日號所載延至六月十五日號發表，實爲手氏所誤，特此更正。

每日新聞社

文友發行處

和她的情感不好，不問她和兒女的事，她索性帶了兒女回到娘家，事實上等於離了婚，這女人在外面私自經營着一家煙館，每天晚上十點以後就開始營業，吳德才常常要去幫着照管照管。

陳嫂子到底沒有把半間空屋租給吳德才，那時候正是熱天，一到傍晚，吳德才就帶了這女人到家裏來吃飯，這女人打扮很清楚，烏黑油光的頭髮，隨圓的臉上塗着些粉，將近四十歲的人，依然保存有少婦的風韻，她和院子裏的人交談很圓滑，稱呼着嫂子，大媽，那麼麼親熱，對吳德才的母親，更是妳老人家長，妳老人家短，吳德才的母親眉花眼笑地，簡直把她當做媳婦看待了，連聲說着：

「這裏就如同是妳的家一樣，千萬要吃飽的，不要客氣。」女人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低下頭隨便應了一聲，慢慢地咀嚼着，旁邊的鄰居有的做着眉眼，有的背地議論着，說這女人怎樣臉皮厚，吳德才怎樣有神通，而吳德才這時却正迷着一雙眊眼，笑嘻嘻地並且說：

「嚶，吃飽了，這裏都不是外人。」

女人笑着暗暗漂了他一眼之後，這女人在院子裏的人都

睡熟了以後，到吳德才這裏來睡，老兩口便讓出大床睡在外面涼床上。天一亮，這女人就蓬鬆着頭髮，不洗臉就走了，但還是不免被院子裏早起的人看見，當然要指指戳戳地，空閒的時候，大家就發出更多的議論，有的不屑地說是：「野女上床，家敗人亡。」成了院子裏一時談話的資料。

熱天漸漸過去，吳德才和這女人的關係好像也漸漸冷淡了，女人來住宿幾次以後，便沒有再來過，吳德才也不再天天送飯去，却時常同鄰居談起這女人的不是，他說他最恨一個人吸上鴉片，尤其是女人。這女人以前就已抽上鴉片的，吳德才以前倒沒有談過，鄰居們都不相信吳德才就因為這點而和那女人疏遠，他們猜疑着一定還有其他的原因。

一天傍晚，這女人突然帶了一個鄉下女人來，恰巧吳德才在外面打牌還沒有回來，鄉下女人默默地坐在房裏面，據這女人說，她的丈夫死了好幾年了，她已有三十六歲，很想跟一個可靠的男人，她是非常會過日子的。這女人要把她介紹給吳德才，吳德才的母親聽這樣說，心裏很愉快，以為這女人事先已得到德才的同意，從此可以有一個真正的媳婦服侍

她，不用自己再去忙菜忙飯了，於是，招待她們吃了晚飯。等到吳德才回來，和這女人噓噓喳喳了一陣子，三個人就一同出去了，好事的鄰居們又費了一番猜疑，有的也為吳德才快要娶有老婆而欣喜着。

這件事並沒有成功，經過鄰居的追問，吳德才才說是在外面搭個把女人是無所謂的，高興在一起，不高興就拉倒，不要養兒育女，何況多一口不如少一口，弄一個老婆回來，煩柴煩米，養兒她又有什麼用。然而吳德才始終沒有說出，這女人爲什麼要介紹一個鄉下女人給他。

鄰居們耳風很長，慢慢大家知道這件事的底細了，原來那個賣鴉片的女人另外有了一個比吳德才高強的男人，還有一點社會勢力，這樣就和吳德才疏淡了，吳德才因此也不再低聲下氣，眯着一雙眊眼了，他儘力誹謗她，攻擊她，說她的壞話，並且常常去跟她吵鬧。

一個下午，吳德才正在院子裏閒坐，還沒有出去打牌，有兩個人走進院子裏來，一個穿長衫，一個着短裝，從院門口就吶喝吳德才的名字，問吳德才在不在家，吳德才一聽到這两个人的聲音，便走進房裏去，兩個人將要走到房門口，吳德才

才終於出來了，綑緊着臉問：

「甚麼事？」

「有幾句話和你說，到外面談談。」穿長衫的手往外面一揮，不經意地回答。

吳德才已是「瞎子吃餛飩」肚裏有數，鎮靜地跟他們走到門口，不料一東一西兩個便衣漢子背着手站在那裏，穿短裝的向吳德才這邊努努嘴，兩個便衣走過來順手推了吳德才一把：

「走！」

「我又沒有犯法，有甚麼話儘管好說就是囉。」吳德才摸不清兩個傢伙是什麼路子，軟中帶硬地說。

「少囉嗦，跟我走！」又用力推了一把。

就這麼拖拖拉拉的，吳德才跟他們走了。

院子裏，吳德才的母親哭着嚷着，這老太婆常時會哭哭啼啼，只要沒有米下鍋，她就哭訴好半天，眼睛哭得紅腫腫的，她叫老頭子趕快跟着去，看看爲了什麼事，老頭子踉蹌地跟了出去，在後面却什麼也不敢說。

「我的兒子是老實人呀，我的兒子是掙錢得力的兒子呀，你們不能拉他走呀！」老太婆依然哭着嚷着。

「吳老太，妳不要這樣着急

，到底爲了什麼事呢？」鄰居們勸解着老太婆，大家都猜出了一大半。

吳德才被帶到一家茶館裏，兩個便衣者隨便加了他一個誣陷別人的罪名，打了不少耳光，還用腳踢着吳德才，穿長衫的只是在旁邊得意地冷笑。

過了一個鐘點，吳德才一聲不響地回來了，面頰被打得飛紅，綑着臉坐了好久才迸出一句話：

「好，我總要給她一點顏色看看，她居然這樣算計我。」

第二天，鄰居問起他這件事，他只說穿短裝的是那女人的兄弟，穿長衫的究竟是什麼人，他沒有說出，接着他就說。

「媽的，她還不是抓在我的手心裏，她的貨色放在什麼地方，夜裏什麼時候上人，我都清清楚楚。」

吳德才曾經和院子裏一個在機關做事的鄰居談過，告發和售鴉片是怎樣手續，他預備找這隣人替他寫一封密告信，但後來他並沒有再提起這件事。

每天，吳德才仍舊上午賣菜，下午換了長袍，外罩藍布大褂，一頂瓜皮小帽，一隻白底直貢呢鞋，緩步出去打牌，仍舊是低聲下氣，眯着一雙眊眼，笑嘻嘻地，大概不久他又勾搭上另一個女人的。



雨夜

柳萌

濛濛的細雨在窗外，
燈光下——
我數着鬧鐘的滴搭……
誰家的娘兒又在哀哭，
低低的——
像是跟人傾訴着哀怨。
撩起窗簾
外面是一片漆黑，
祇有一盞昏黃的街燈，
在冷風裏閃爍。
光亮處看見，
夜霧正在瀰漫。
我——跌入了
灰白色的氣氛團……

突然，像是老遠的北國
荒野裏的一聲呼喚：
「電燈關關」
我像是在睡夢中驚醒過來。
轉轉的街車
慢慢地遠去……
心的邊緣又昇起了寂寞
像夜霧一般。

夜

劍花

夜，白日鬱積的
一縷思想的煙，
一縷愛情的煙，
更——
一縷酒煙，
一縷茶煙，
從水邊，
從天邊，
從萬有的心泉，
齊向碧空蒸騰；
凝為華星朶朶。
白雲片片，
夢幻翩翩，
悠悠
悠悠
悠悠

悠悠……
忽而繽紛零落，
隕為白露涓涓……

心影

楊紅蓼

靜靜地她如那，
無聲的翠夜，
一同着月輝，
從窗櫺里，
(怕驚擾了睡)，
走入了我的心扉。
娟娟地如那
披着露月的華，
亭亭的幽影，
似描着美麗的畫；
從一雙星眼里，
向我開着朶朶的笑。
脈脈地不說一句話，
心中簾結着，
萬頭攢動的毒蛇；
半天才伸出一兩個字頭，
復立即又把牠咽下，
偏凝望着那銀灰色的曠野！



「呀……」
 下下來，桌上滾了一小堆燭油；那個「收銅子」的客人（大約是去年年底吧，城市里發生了糖的恐慌，可是洋行里有，十二個銅子換一斤，隨着有許多心眼兒巧的人們紛紛下鄉收銅子去，好生意嘛），滿臉驚恐，耳殼子一直鬼子似的聳着對於那搖幌着的兒光老是感到目眩，端着桌肚底下一個沉甸甸的包裹，手心黏上了一層冷汗。

「唔，上××村去運稻呀！」
 那個志志地：「你的口音不對末；那兒來的？」
 「唔，唔……」
 支吾着，梢公着了慌，船里的客人不時抹着汗積滿臉的臉子。
 村漢彷彿生氣了，更响亮的嗓子：「問你呀？——耳朶聾了嗎？」
 「唔，唔，問我麼？上××村呀！」
 支支吾吾：「運稻呀！」
 沉默了一忽，村漢突地：「哦……」
 「攔脚直奔村莊去了。」
 那個客人在船裏頓足叫：
 「快搖呀；哎，剛才的口音像『老刀』（強盜的別稱）呀！快，快，這兒是『×村子』的地盤哇！快！快！」

八月尾的陽光黯淡地隱下來，原野都已收到了，犁過的稻田坦露着赤褐色的胸懷，在暮色裏，靜靜地睡去。遠山，一脈朦朧。村子裏浮着炊烟。羊一直在蠕動着，像百色的點子，顫聲地叫：「咩……咩……」。農婦香着雞歸窠，不時，又尖着嗓子吆喝着什末，聲浪沿着村道送到曠野里去。狗子呢，也嘩嘩地亂吠着。

「出浜了嗎？出浜了嗎？」
 船梢的櫓聲稀了下來：「唔，快啦！人聲又沉寂了，祇有，喊咄喊咄的櫓撥水聲一直响着。」
 可是，剛出河浜，岸上就有漸漸近來的足音——

「他奶奶的，逮住他！」
 「是，」村漢瞧着那個瘦梭梭的隊長：「並且，那個傢伙的來路不正呢，盤問他，老是幾幾格格，顯的着了慌，」
 低聲地：「再說，是運稻的，怕短不了錢哩！」
 「咱知道！」
 隊長一仰首，正想格格大笑，恰是「銀錢短少」的時候，有遺末「肥」的「羊」送上嘴來，不吃了才怪！摸着身後的槍把，一聲吆喝：
 「喂，本隊長有令：帶『傢生』（手槍的意思）的幹去！」
 接着門給推開了，一大夥莽漢，抄起槍，手電筒，風似的湧了出來。
 隊長是有名的「魔王」，在這四周幾十里圍圓里，沒有誰聽見了「七寸子」不汗毛直聳的，額上長着一大塊斜疤，聽說，是以前在城市里混的時候，跟人鬥時「開堂」（有種乞丐或者流氓，會自己劃破腦袋，以流血來恐嚇對方，這是最惡毒的最能制勝別人的手段，並且，可以使自己不致流血過多，或送命，一般通稱「開堂」）的成績，身子雖短而瘦，可悍，曾以「七寸子」手刃過兩

天更暗了。喧鬧過後的村子變得越法安靜起來，燈火無聲地亮在屋裏，田野里，小虫子秋叫着，村犬的嘴吧貼着地皮慵懶地咕嚕。

灣月像緊攏着的眉毛，冉冉上升，在對着還沉睡了的原野太息似的。
 這時，河浦的盞頭，泊在蘆叢里的小舟解了纜，梢公正在點着篙子，向前駛着，有一陣息息率率的聲音。
 船里有人在低聲咳着，燭光乃跳突地

「誰呀？半夜三更還蕩在河里，幹嗎？」
 客人担心着船梢的回答，仔細聽着——

「誰呀？半夜三更還蕩在河里，幹嗎？」
 客人担心着船梢的回答，仔細聽着——

「誰呀？半夜三更還蕩在河里，幹嗎？」
 客人担心着船梢的回答，仔細聽着——

「誰呀？半夜三更還蕩在河里，幹嗎？」
 客人担心着船梢的回答，仔細聽着——

淋疾治療藥

健龍錠

藥有製藥公司

電話：一三三七七番

個「探子」而獲得如今的威名。——我偷偷地告訴你：所謂「探子」也者，是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凡是叫他遠往的人們，一時想不出適當的罪名，總是名之曰：「探子」的。

這時，他的目光放出稜來：「弟兄們，今個兒晚晌有好看的給你們瞧！」

弟兄們呢，也有着一股子「喜歡」，已好久沒這樣興奮過了，況且，袋子正「癩」得慌呢。

「癩」得慌呢。——「癩」得慌呢。——「癩」得慌呢。——

一步鬆，一步緊，經過的地方家家都把燈火吹熄，彷彿將有什麼不幸隨着降臨似的。……

不幸落在那隻小船上，現在，七寸子同弟兄們正趕到小河的拐角，吆喝着船停下來。

「媽的，停！停！——老子要「撒」（開槍的意思）啦！」這嘹亮的聲音是的確的驚醒了樹梢上的雀鳥的，於是在一片拍翅聲中有着——

「探子」——血……

遠山似乎給震動得「碎」地跳起來，梢公手里的木櫓也棹在船板上。

七寸子又用着跟他的個兒不相稱的嗓子喝着：

「奶奶的，小舅子們，你們也不想是誰的地盤，胆真大噯，你們，哼！——扭過身：「弟兄們，快快的搜，帶人走！」

「什麼？還有客人麼？——媽的，搜也帶了走！」

於是，船里有揪人的聲音，咒罵，又「嘩——」的一響，彷彿什麼東西撒了滿船。

「什麼呀？船里的，撒了什麼？」七寸子問道。

「怕是……」船里有了火光一閃：「媽的，銅子！」

銅子！隊長長的眉毛揚緊了，小聲兒咕嚕着，好半天，才一聲大喊：

「探子哇！」

弟兄們有的殘忍地「莞爾」了，閉上眼，面前彷彿有着一大串熟悉的情景：

——探子——血……

七寸子——血……

血色可全在梢公的臉上消失了，他祇是通身抖着叫，巴掌湊上去。

灣月給雲塊塗住了，整個黑暗的曠野里有着足音，手電筒的白光，和狂狷的狗吠……

耳括子雨點似的落下來，打得傍聽着的客人兩腿儘是抖，梢公豬似的叫着，嘩着。

雪亮的煤氣燈下面，隊長臉上的斜疤

……

……



「收了幹嗎呢？」

「有銅子能軋糖，糖城里貴哩！」

「不防一拳向肩打來——」

「媽媽的，好生意嘛，祇是，朋友，」

「七寸子一臉獠牙：「這注好生意你做錯了，你沒想到收銅子會收上了個「探子」吧！」

客人搖幌着，半晌，明白過來似的，答辯道：

「我是收銅子的，大爺，安分守己，不是什麼玩兒的「探子」，——大爺，咱家里還有一大羣嘴吧在等咱回去買來吃呢，可憐可憐吧……」

大爺可動了氣，咧嘴罵了：「鬼見你的「雞巴」，媽的，任你「雞巴」，在大爺手里，你是閻王的小鬼！」

惡狠狠地啐了客人一臉吐沫，傳下令道：

「弟兄們，上「覓」（老虎覓，極刑）！」

「覓」上仰躺着那個豬仔似叫着，嘩着的客人，雙手縛在「覓」腿上，像縛雞樣的，緊纏着麻繩，足呢，也緊緊地縛貼着「覓」板。

「媽的，招不招呀？」

耳括子落在臉頰上。

「你就是鋼打鐵做，也得把你磨光！」

七寸子隊長又吩咐將皮鞭帶上來，拿在手里，說着地抽下去：「要是你不喊，不叫，是好漢！」

祇是，前面早已交代過的：客人不是「理想」的好漢，捱不住打和抽，所以，嘩叫了，掙扎了。——皮鞭驟雨似

……

……

……

……

……

……

……

……

……

……

……

……

……

……

……

……

的落下來。

又換了一個玩法：

「磚塊呢？」

一塊，二塊，……塞在客人的腰技底下，全身的骨骼就好像脫了節，想透氣不成，哼叫呢，眼前一陣暗。

「再上一塊！」

直待客人昏了去，七寸子才打着哈哈：「小舅子，你強成了沒？」叫人把那些塊吸着血和汗的東西拔了出來。

於是，那個人噁哩咕嚕着什麼，一大串，淚和汗，鬼聽了也發愁的，七寸子當然不耐煩了，可也賞了臉：

「雞巴！嘴巴！雞巴！嘴巴！」拍，拍，一陣响。

這時，弟兄們捧上了一碗紅膩膩的東西，瞧久了老是叫人想嘔；下半身跟上截整個脫離了關係，呻吟着。

有人走近來灌下那碗辣蒜汁，紅色的東西打客人的鼻子眼里流下去，沒半天，好像是眼球都要給燒出來了，喉間發着潑，……

隊長的笑聲，也在發着潑，夜梟似的，格，格，……

却說，正當要把那收銅子的裝入麻袋里去的時候，來了隊長弟子，矮而胖，有名的「促狹鬼」，「促狹鬼」的名稱是由於他的狡猾慳吝，促狹成性，並且還愛搬弄是非，即使在兄長的面前，亦然。

促狹鬼拉了一個弟兄問了明白，心里着實有些不好過，這一次又給七寸子的哥哥占去了威風，低聲罵了幾聲混蛋，黑豆眼轉着，大聲喊道：

「慢着，總得問個水落石出才對哇！」

「咱早已教那小舅子嘗過滋味啦，」七寸子可滿不在乎：「再說，問也是白

廢，嘴里生着雞巴疔嘛！」

「到是真個是收銅子的吧！哼——」

冷笑的尾音一直「哼」下去。

七寸子咬緊牙巴：「就是真個是——」

那個臉蛋兒一扁，沒笑出來，眼珠子又是一陣翻，像是要翻進頭里去似的想出了主意：

「犯不着呀，老兄，犯不着呀！」人們自讓他咕嚕，只是不理，把「探子」套進了袋，七寸子的隊長吩咐兩個弟兄把這東西打去，曳死，然後擲在河灘上。

這時，促狹鬼不屑的披披嘴，又「促」起「狹」來：

「咱說呀，兄弟，人家路經此地，礙不着你的什麼呀？值得這樣喊喊鬧鬧？跟「城里的」（此處指保安隊）碰上啦？」

七寸子正爲着這件事了得不怎麼光鮮，就直眉瞪眼地向麻袋踢二腳：

「媽的，小舅子，瞧不上的貨！」

老弟偏又——

「幹得好，平白地掣一個不用種當」

「標子」辦，有你的面子——」

心火冒上了：「你胡說些什麼？免惹子，活得不耐煩啦？」罵着，摸出了槍。

促狹鬼的弟弟見不是對手，拔脚就奔，哥哥可顧不了兄弟情誼，也邪許一聲，直追了下去。

屋里亂哄哄的，弟兄們就「哄」散了。煤氣燈絲絲地響，照着雪兒，那個棉公捧着打腫了的臉子，抽咽着哭。麻袋在地上滾動着。遠遠地，有着憤怒的鷄聲在啼着，離天明已不遠了！

戰時知識

●德軍使用的電力機關鎗，能靠電磁力量連續射出子彈，每分鐘一五〇發。

●一個人在地面上稱的重量是一五〇磅，假使他降入地中，在地心上稱就無重量，距地心二・〇〇哩，則重七十五磅。如果他全離地面四・〇〇哩以上去稱，體重會減至三七・五磅，再高至一二・〇〇哩以上，僅重九・四磅，在一六〇・〇〇哩以上去稱時，與地心上一樣沒有重量了。

●鑄具有宏偉的放射能，它所放散的热量，每同量的煤要大二五〇・〇〇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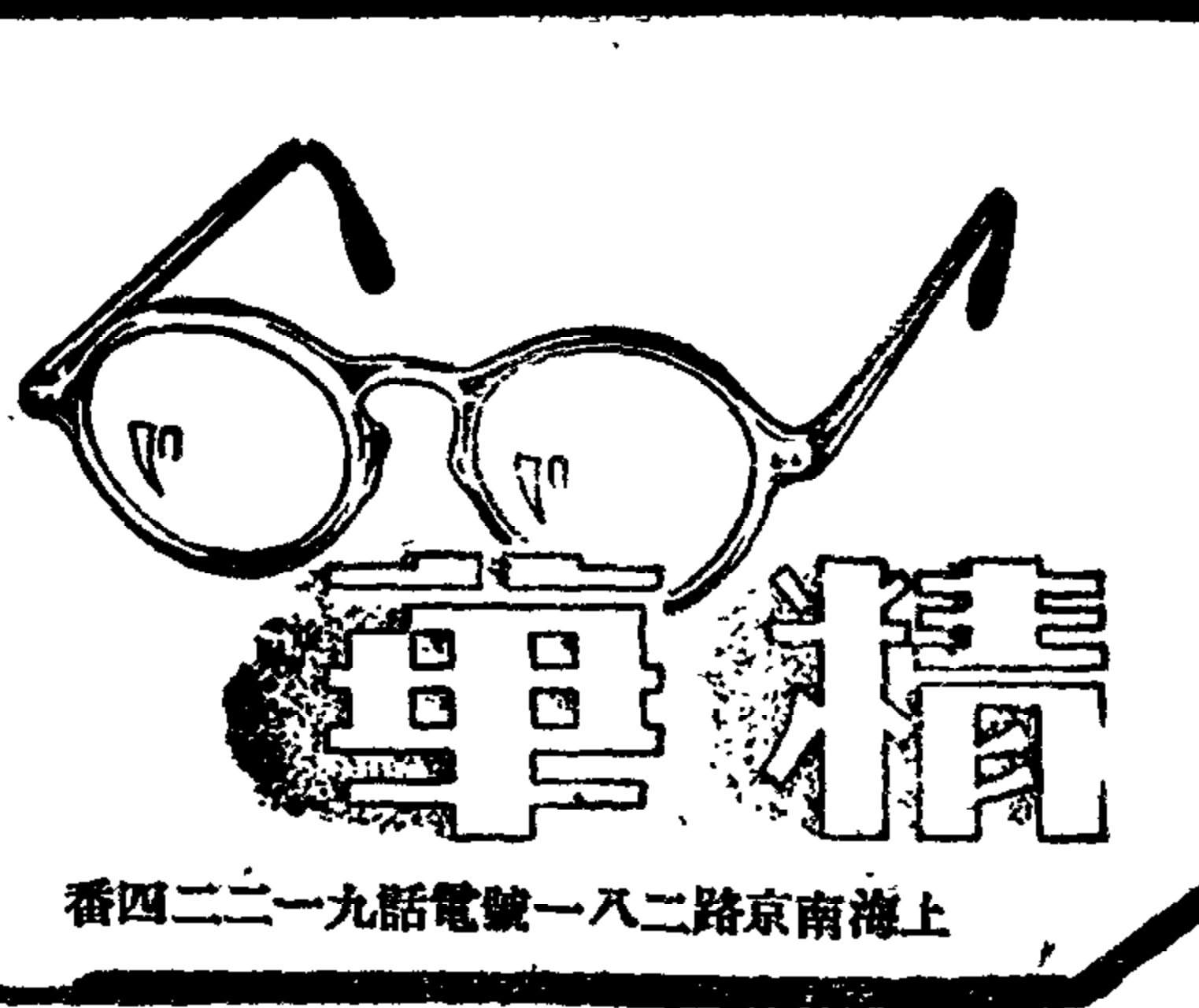
●今日之黑色火藥，爲一二四九年洛極斯倍根所發明。以此黑色火藥爲基本之火砲，於一三二二年由德人倍爾登希屋滋造成。

●據分析，每一〇〇克食物中所含維他命A的國際單位如次：橘子汁含三〇〇國際單位紅蘿蔔含一・九〇〇，番茄含三・〇〇〇，菠菜含一三・〇〇〇，白塔含四・〇〇〇——八，五〇〇，鱈魚肝油含一，九二〇・〇〇〇——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國際單位。

●潛水艇的創造，開始於一六二三年。該年，荷蘭人凡德賴柏爾，用木和皮革造成了第一種艇，更用穿過艇側柔革製之白墊（Gland）的槳來推進，圓滿地證明了此種艇可供潛航之用。直至一九〇二年，潛望鏡始成爲潛水艇的一個永久特色。

●普通一般人每天所需的維他命C量，是〇・三克，而綠茶中的平均含量是〇・二八克，所以飲茶大約每日可獲得所需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這是絕好的青菜類代用品。

●奧斯特在一八二〇年發現電流之磁作用，亦可說是電磁原理之濫觴。



●電波因爲波長大小性質有差異，所以將它分爲長波，中短波，短波，超短波等，百米以上的爲長波，三〇——一六〇公尺爲短波，一一——一〇公尺的爲超短波，一〇公尺——二〇公尺的叫極超短波。

●根據近代醫學研究的結果：咖啡是一種防腐劑和殺菌劑。它可以令人增加呼吸的次數，助長消化，增高血壓，刺激神經；據說，希特勒每天要飲十七杯咖啡。

●東京郊外有一家工廠，每天可以製造五噸左右用海藻製成的「羊毛」，這種「羊毛」，和真羊毛不相上下。

●瑞典現在發明了一種新式的屋頂材料，是用某種水泥造成的。可以絕對防火，所以不怕燃燒彈。



拾稿記

晚上，又失眠了；獨個兒跑到紅葉去呷咖啡，——於是，一個憂悒的影子，又會呈現在我的想像裏。

也是一個有月的深夜裏，我從×報社裏出來，是音樂響了的時候；沒有例外的我，又踏進這高貴的地方——紅葉咖啡館。

莫忘了今宵，

我把整個的心給妳了，

我把整個的人給妳了。

……

……

花是將開的紅，
人是未婚的好，

……

……

麥克風裏傳出軟綿綿輕輕

的調子，熟悉的我在這黯淡誘

人的燈光下，濃郁醇酒氣與咖

啡洋溢味的氣氛裏，找尋在一

個比較幽靜的地方，安閒底合

上了雙眼，默默地享受着這悠

情的音樂。

「要點什麼 My Sir。」我被

一陣清脆而流利的口吻所回過

頭來——

她那微黃的髮，綠色憂鬱的

眸子，長長的睫毛，薄薄的嘴

唇；是一個混合東方與西洋美

的姑娘！

雖然我到過世界最美的巴黎

，與奇特的馬賽；甚至瑞典：

……但始終沒有遇見過像她這

麼美麗的姑娘。我呆望了她半

晌，才不自然的說：「……那

麼，請來一杯 Coffee 吧！」

她輕甜的口吻，憂悒的微笑

，將永遠在我的腦海裏，遺留

下不可磨滅的深痕！我凝視着

她嫵媚的背影，開始淡淡的笑

了，從我的嘴角裏。

「妳到這兒來，是第一次吧

！我問——

「嗯！今晚才來的！……」

一串純熟的國語。

「那麼，妳叫什麼名字？」

「問我！為什麼？……」

「——

「因為想知道妳！所以才這

樣的做！」

「那麼——！」她想了想「

二十四號」！點點紫衣上的兩

個白色的號碼字；很俏皮的向

我憂悒的笑了；是那麼嫵媚，

甜蜜！……

「是什麼？請告訴我，可以

不？」我的確有點不耐煩了。

她碧綠而深邃的眸子，很神祕

地望著我，笑了「海崙茜，就

是我的名字！」

「哦！海崙茜，這怪富有詩

意的名字！……」我燃起第一

支尼古丁氣味的 Cigarette。

「那麼妳是生長在異國的吧

！」

「妳怎麼會知道。……」她

坐在我對面的一張並蒂座上，

在替我調着杯中的咖啡。深邃

的眼睛；美麗的望着我——

「……妳的眼睛，妳的頭髮

，妳的嘴唇，妳的腰肢；妳的

……」

「嗯！哈爾濱是我的故鄉！

……」她很憂鬱的說。

「那兒有妳的親戚與朋友嗎

？……」

「朋友，有的，在以前！但

是……」更憂鬱了。

「……為什麼獨個人流浪到

這兒來呀？」

「因為，那兒的一切沒有可

以值得我留戀的！……相反的

，會更使我痛苦與悲哀！……

「她站了起來，臉向着窗外，

聲音很低。

「……」

銀鈴似的歌聲，與鶯鶯的談

話聲，打破了我們岑寂的氣氛，

——海崙茜又為我送來一杯

甜甜的可可；Green 的眼睛，

向我無情的一瞥。

「謝謝妳，海崙茜！」我領

惠的笑了。

於是我們又開始隨意的談了

，從天上的月，談到法國的詩

人，從她嘴唇上的胭脂，談到

這可甜的甜蜜。

時光在嫵媚的烟絲裏消逝掉

，音樂停止的時候，我才開始

離開這兒；她送我到門口，很

高興的說：「××明天來嗎？」

「當然，與妳在一起，在我

是感覺到光榮的！……」

「是嗎？……那我太感覺榮

幸啦！」多情的眸子，凝視着

我。

「……喔！海崙茜我可以有

妳的一個住址嗎？」

「當然可以！」她拿起一支

筆，在我的日記簿上；寫出了

我要知道的地方——」

「謝謝妳，海崙茜！」

月光下，我很興奮的跑回寓

去了。

「一夜，就在失眠裏消逝掉，

盼望裏，夜，畢竟是來臨了

；但為着要寫一篇社論的關係

；所以，我去得很遲。

「××，今晚怎麼來得這麼

遲！……」憂鬱的眸子，又呈

現在我的眼前——。

「因為趕着要寫一篇東西！我把外衣擺在座上，燃起一支煙捲。」

麥克風裏依然送出銀鈴似的歌聲，悠揚，悅耳！……

「XX請喝這一杯甜蜜的可可！」

「……我笑了。」

「……爲什麼老是望着我，海崙茜？……」呷了一口甜蜜的可可。

「因爲，你太像……了」又憂鬱的笑了。

「太像什麼？告訴我！」

「……太像他了！」依舊是逼視着我。

友

「那麼，他是誰呀？」

「你老是愛問這些，真討厭！」半頓半怒的說。

「……」

我笑了；她也笑了——是那廉的憂鬱。

每晚，到紅葉去呷咖啡，也許已經成爲我的習慣了。而她每一次都給我送來一杯象徵着愛情甜蜜的可可。

有一次，她病了；躺在家裏，我去看她；帶了一束玫瑰花

「病好了些嗎？」

「……哦！我的病是不會……」

「她憂鬱的望着我。」

「幹嗎？老是這麼憂鬱呀？」

「……」

一月後，因爲職務的關係，我被調到S埠去。

是離別的前夕；她約我到蒙

那麼今晚的我，當然是破例！

……「愛鬱的眸子，多情的凝視着我。」

「又咳嗽了，妳就少喝些吧！」

「……」

「不！今晚歡樂的一刻；也許將成爲我們友情中最後的一個記憶！……」

她狂飲着威士忌；憂鬱的說。

「……妳老是愛說些憂鬱的話！……我把煙蒂擲在地上。」

「那麼——你這一次去了，幾時回來呀？」

「……」

「……」

「……」

「……」

「……」

「……」

「……」

「……」

「……」

「……」

「……」

「……」

「……」

「……」

「……」

「……」

「……」

「……」

「……」

麥克風裏依然在播

着「莫忘了今宵」的曲子，我仍舊熟悉地

坐在一張幽靜的綠絲絨的座位上。

我被女侍輕甜的口吻所回過頭來。

「怎麼？海崙茜呢？」

「我很驚奇的。」

「不！我問你；要喝點什麼？」

「她，海崙茜姑娘，在那兒？」我站了起來。

「什麼，你在講什麼？」

「她有點不耐煩的樣子。」

「……以前在這兒做事的一位哈爾濱的姑娘；她上那兒去了？」

「……」

「……」

「……」

「……」

「……」

「……」

「……」

「……」

「……」

「……」

「……」

「……」

「……」

「……」

「……」

「……」

「……」

「……」

「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是我，海崙茜姑娘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止咳祛痰劑

咳捷散

咳·喘息
氣管·枝
加答兒
百感
流日咳
各藥房均售

東亞公司

友 文

及其他。——在以前，你所不知道的！……」

「怎麼，他還沒有回來！」海崙茜每天在嘆息中。

畢竟時時在她酸楚的淚珠裏溜走，又是燕子南來的時候；一年，兩年，三年！……

「妳等我，海崙茜。燕子南來的時候，是我回來的時節！」

「青年軍官W甜蜜地吻着她的紅唇，用舌尖替她拭去了頰邊的眼水說。」

這哈爾濱姑娘便睜大了她的黑眼珠子。

「那麼，妳相信我吧！」

「嗯！我等着你！」海崙茜憂鬱的笑了。

「My Dear! 再見吧！」W給她最末的一次熱吻。

「……真的走了嗎？W！」年青的軍人，頭也不回的向前出發了。

「年青的勇士們，祝福你們安康的回來！」海崙茜默默的祈禱着；眼眶裏流出一串亮晶晶的淚珠兒。

日子過得真快，又是燕子南來的時節。

「怎麼，他還沒有回來！」

畢竟時時在她酸楚的淚珠裏溜走，又是燕子南來的時候；一年，兩年，三年！……

失望的氣氛裏，畢竟——海崙茜接到一封從戰地裏寄來的信；告訴她這青年的軍官，爲了祖國而犧牲在沙場裏。

她的眼睛終於是潤濕了——

因此，她好像一個徐訐筆下的精神病患者白蒂似的；整天的狂歡着綠色憂鬱的 Curacao

；她的眸子是憂鬱了。但爲避免她的更痛苦與煩惱；終於離開了這沒有留戀的地方——哈爾濱。

於是更在紅葉裏遇見我的一段故事。

看完了她給我那一封小說似的信；的確，我的眼眶裏會流出一顆顆亮晶晶的東西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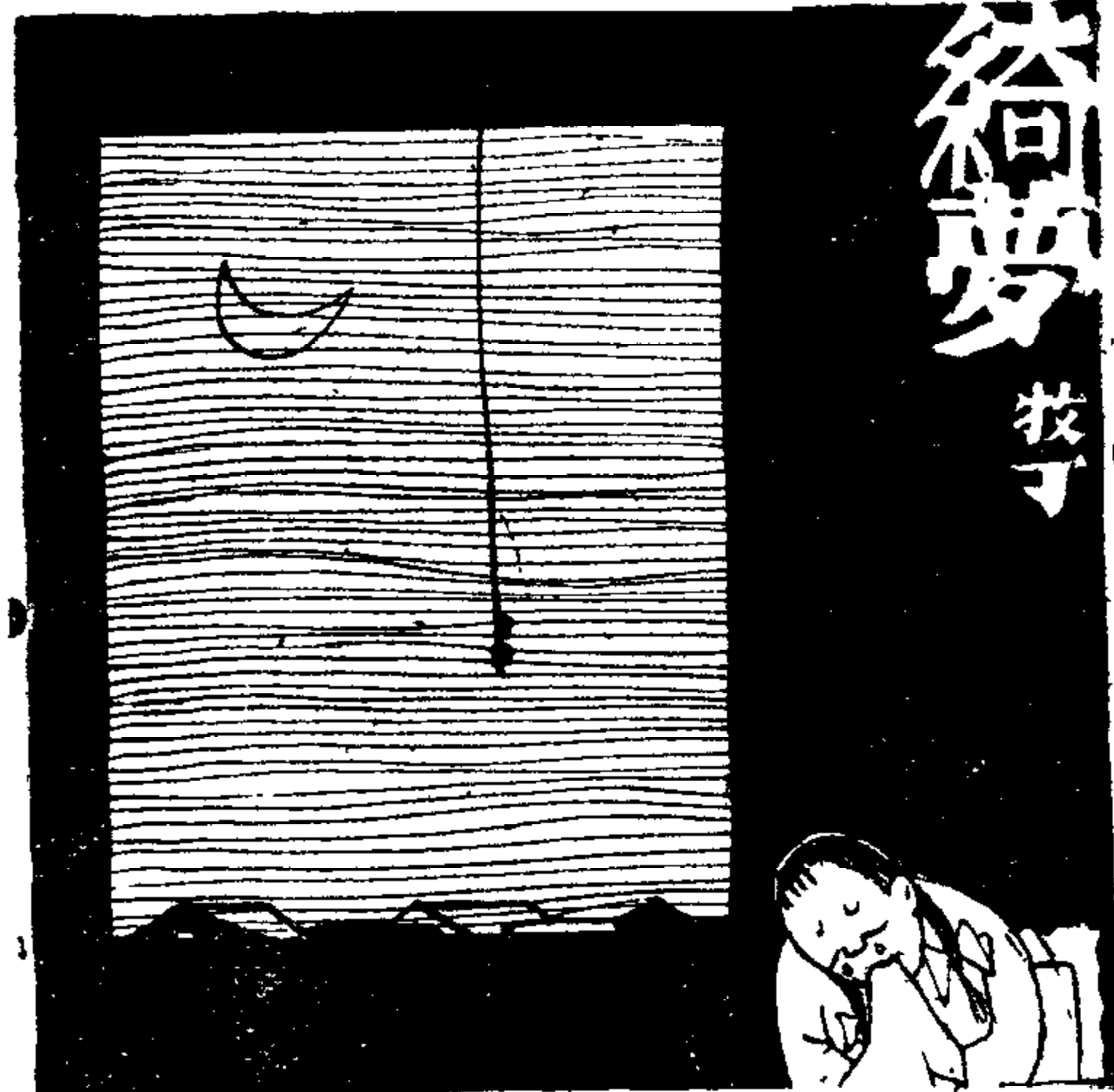
從此，紅葉咖啡館，將永遠不會有我的足跡。

音樂界之五傑

一部良

中國音樂界之五傑，在現代音樂史上，佔着極重要的地位。這五傑是：蕭友梅、李惟寧、任光、冼星海、呂驥。……

綺夢



一條一條的網眼花……

縫着網眼花的棉門帘忽然掀了一掀，砌斷了翠娥的回憶。只見少爺那張油臉嵌在雕花窗格子，棉門帘之間，賊頭賊腦地瞅着她：

「翠娥！翠娥！你跟我到花園裏去一躺好不好？」

翠娥回過頭去，撒嬌地道：

「飯也開了，還搗什麼鬼！」

「我有話要同你說，那末下午天我等着你好嗎？」

翠娥瞟了少爺一眼道：

「有什麼好話可說的？還不是滿口哄人！你也太失了少爺的身份了，你看，別人都是精巧的細篾，只有你用的是竹篾！」

「你不知道竹篾的好處，」少爺嚥了口唾沫道：「竹篾容易又得着肉——我是喜歡吃肉的，譬如說，你就是一塊四喜肉……」

正在這當兒，老媽，太太，奶奶都已魚貫而入。翠娥連忙把椅子拖開了些，讓他們一個個坐了下來。翠娥見少爺傾刻之間裝得十分正經——在老媽的前面，少爺的眼睛只會看着自己的鼻子。翠娥忍不住低頭在那裏暗好笑。

一笑，坐在對面椅子上的奶奶，便向翠娥這邊溜來了個白眼。就礙着老媽太太，奶奶也無話可說。要不然她準會嚷起了尖嗓子打邊鼓，說什麼：「春天沒有到，貓兒叫春了。又不知誰在那兒發騷，發騷便發騷好了，爲什麼要扯到人家少爺頭上去？」

金邊的碗，藍邊的碗，碗上的紅花和
白花。焦黃的牙筷，血紅的骨筷，鑲着
碧綠磁瑯的灰白的銀筷……翠娥在一堆
篾與碗的彩色圖案中訓練了八個年頭。
開飯了，誰的碗筷就應該放在誰的坐位
邊，不得有誤。她收到了那雙杭州天竺
圓篾時，無端重重地碰了一下，蹙着眉
心兒，又恨又喜——那是少爺的篾。

八年之中，碗筷依舊，翠娥却長得一年比一年俏麗了。依稀記得她母親牽着她來到葛家時，她個子還小得很。葛家正廳上的門檻過於高，簡直可以像騎馬似地跨上跨下，立刻她對這些高門檻發生了興趣。可是翠娥的母親偏偏抬起了她的小辮子罵着說：「賤貨，九歲的人了，還這般輕狂，回頭見了太太，可別再沒規沒矩的！」除此之外，還有一樣東西使翠娥驚嘆不止的，便是那厚得和棉被一樣的門帘，她歡喜那門帘上縫着

翠娥吃了這個白眼，覺得渾身的不好算。龍配龍，鳳配鳳，少爺就算歡喜你

受。直待候到他們一個個都離了座，翠娥便急忙捧了一盤狼藉的碗筷，扭扭着經過灣灣曲曲的走廊，欄杆上每一個雕花孔便像一個白眼。她走到了櫥房裏，敲着腮膀子滿臉的不高興。今天不知是什麼來由，那個燒菜的總家老媽特別對翠娥關懷：

「又受了誰的委曲了？翠姐兒？」

老媽一手接過了翠娥的那個盤，吩咐十三歲的小珠去洗，一手拉着翠娥在灶前的燒灰凳上坐下，用她沙啞的喉音，附着翠娥的耳朵道：

「少爺到底同你怎樣？你對我說說是不妨事的。」

被老媽這樣一問，翠娥的臉，還不知是否映着灶肚裏的柴火，竟和三月裏的桃花一般紅。

老媽目灼灼，微笑道：

「看樣子你已經……？」

她見翠娥仍舊不說話，便肯定地道：

「這我倒又要怪你糊塗了——葛家是什麼人家？奶奶的人品又厲害，日後有什麼三長兩短，我真替你擔心！」

翠娥低着頭，呆了半晌，忍不住道：

「老媽，你想想我有什麼法子？人家纏七纏八的，做了丫頭便只好馬虎些。說到奶奶的脾氣，我也是摸不正；我在少爺面前遷就點吧，她免不了要酸溜溜的；我要是得罪了少爺吧，她又口口聲聲說什麼了頭也搭起架子來啦！也知她用的什麼心！」

老媽道：

「話是不錯。所以你也自己打算打

機已到，連忙湊上去道：「我看城裏實實惠惠的可多哪，比方對門的張二老，年紀也不大，開了家小煙店，還沒有娶親，他昨天來對我講道，不曉得你……」

「張二老？便是那個獨眼張二老！」翠娥憑空裏嚇了一跳，把她的手按住了胸口，彷彿張二老已經站在她的跟前，用他的一隻眼惡形惡狀地釘着她了。

「你不要嫌他獨眼，人是好人！」老媽不以爲然地道。

「我情願一輩子也不嫁！」翠娥賭氣地說。

老媽突然面孔一板，冷笑了一聲道：「哼，一輩子不嫁？看你辦得到！不過我勸勸你，你不要再做你的奶奶夢了。你是我薦進來的，你母親還叮囑過我，叫我好好管你，免得染上不清不潔的名聲，現在你這個樣子，叫我怎樣……」

代得過？本來你又不是賣絕的，去年早已滿了期，要不是太太看得起你，你也早該回家去了。你啊，這樣的不受抬舉，也只配嫁個田家漢！」

老媽說完了這麼一大篇話，連連地喘着氣。
嫁個田家漢原是翠娥認爲最大的苦事，老媽早已看破了她這個弱點。張二老雖然只有一隻眼，但仍不失爲一個城裏人，所以到後來老媽是勝利的。
隔不上兩三天，老媽又附着翠娥的耳朵道：

「人家很巴結你，還要看你個仔細呢！現在姑且瞞着老爺太太再說。明兒晚上，他請你在他家裏會一次面，我慢慢兒想法子帶你出去——不過你自己放開通些，曉得麼？現在是『明世界！』」
明兒晚上，翠娥穿了件全新裏紅花布襖，下面是花點子細布長褲，打扮得格外俊俏。她一舉一動看來都很文雅，也很老成——只是她沒有老成的眼光去仔細觀察別個：她只曉得老媽是關懷她的，可不壞，所以她也十分相信老媽的話：「張二老人是好人！」

好人張二老請翠娥在裏間坐，便跑到店堂裏與老媽做起「交易」來，他們的聲音特別低：
「這些是謝意，老媽，每次都是這數目，你看怎樣？」
老媽從張二老的手裏接過了鈔票，點

了一點，笑道：

「也罷：不過我告訴你，我是費盡了苦心：這小婊子滿心想嫁人啦！」

張二老嘶嘶地笑了起來。

老媽立起身來，向裏間做了個手勢道：

「快去吧，猴急鬼，以後看你的造化，我不管了。不過千萬不要過橋拔橋，知道嗎？要是你漏去一次啊，老娘就要你好看——我爲的是什麼？」老媽指着手裏的鈔票道：「我還不是爲這個嗎？」

老媽爲「這個」的心，誰料得到比翠娥爲「男人」的心還要狠？一天黃昏時分，奶奶連跑帶跳在書房裏找到了她的丈夫，拉住他的袖子，斜着鳳眼道：

「急色兒，又在偷偷摸摸地候着誰？」
少爺想不到奶奶有這麼一着。立刻露了窘態，急忙分辯道：

「我是好好兒在這裏翻書啦！」
「呸！翻的斷命書！我看你儘等也等不着那騷丫頭了！」
「你！你！你又來了！」

奶奶突地埋在古瓷圓檯上，故意生氣着道：

「我全是爲你着想，聽不聽由你。你要真把這臭貨捧到天上去啊！你是明挑自己做了烏龜！」

「什麼烏龜？」少爺瞪着奶奶，覺得

她話裏有因。

奶奶向窗外探首望了一下，見是四周無人，便把老媽出售給她的一個祕密告訴了她丈夫。

少爺的面孔一陣紅，一陣青，一陣白。奶奶在這當口，也極盡獻媚撫慰之能事，最後是用了「激將法」：

「男人有的是胆量，何必氣成這樣子？吩咐看門的候着便罷——包你捉得住人。你本來也玩夠了，還不乘機跟她一刀兩斷，發一發威，莫再叫底下人笑話了！」

看門的果然在後園平屋裏捉住了翠娥和一個男人，不過後來阿福捉住的却是一捲鈔票，那男人便一溜煙地逃了。直到現在似乎沒有人知道這男人到底是誰——翠娥又不肯說，因爲在忙亂之中，彷彿老媽又會附着她的耳朵道：

「放點良心出來，知道嗎？不要扯東扯西的！」
夜來月光很亮，寒氣逼人。少爺發過了「威」，老爺太太發過了「怒」，全家上下看過了「戲」，現在只剩下一片空洞洞的蒼涼給了翠娥，她倚着枕頭輕聲飲泣起來，月光照着淚珠，像跌碎的水晶片，也像花瓣上的露珠，然而一朵花無緣無故地萎了。

明天早晨，翠娥坐在一葉歸舟上

，滿臉的淚痕和憔悴。但老媽又在她耳邊絮絮不休：

「好好兒的，哭腫了眼，到家裏成什麼個樣子？怪來怪去，怪你自己命苦，我也沒法幫你忙了。回頭見了娘，千萬別提以前的事，免讓她老人家傷心——連我的面子也下不過去。」

翠娥望着岸上的枯樹禿枝，覺得八年之中是個長長的夢。可是，風吹來還是清潔的風，水流着還是清潔的水：只有她翠娥變了。
她不禁又低頭痛哭起來。

前期所載之「關於敵美陸作戰」，一文原係本社卷頭語改用，並非劉希平生之原作，誤用署名，特此更正。

疥病，盜汗，治癬劑

蘇苦那

大藥房發行所重松大藥房
上海崑山路一二八號



效作用佳及救
夜尿症且汗
供用時更特
尤具一良愛
種病俱有良
抗作用對良
練而學有提
最新分方利
效即大藥蘇
那經治癬自
大藥房發行

評劇

龍鳳花燭

金長風

「龍鳳花燭」是一個悲劇，原本小說「玉黎魂」；改編者司馬驊，雖然努力想使「玉黎魂」的故事，滲入一些前進的意識，怎奈這個故事生就一身「軟骨病」，要求脫胎換骨，自然是很吃累的事情，這一點，是很顯然的。

在今日這動亂的時代中，「龍鳳花燭」若作為一支小小的過時插曲，一種回憶的作品看，倒還可以。全劇的情調是軟綿綿的，呻吟的，是弱者之聲吧？

若作為對封建制度的一種攻擊，那還不夠強調，因為它並沒有淋漓痛快的寫出封建制度的罪惡，它祇是弱者之聲，一種弱者的呻吟而已。

當然，對封建制度的進攻，我們是萬分同意的，擁護的，誰都知道封建制度並未跟着「革命」的到來而消聲匿跡，反而在腐敗的官僚政治下，得到相當有力的支持，在中國廣大的地面上，更加張牙舞爪起來，有多少人給它吃了去，血，給它吸了去！所以犧牲在封建制度下的，決不是梅孃（章偉飾）之類的這些人，封建制度的罪惡，也決不是男女

之間的問題所能充分襯托出來的，這悲劇是更廣大的，有更廣大的階層，在和封建制度作着生死的鬥爭呢。

時至今日，封建制度依然存在，有些地方不過換了一種樣式，掛上新的招牌，說它不是封建制度吧，招牌雖異，吃人則一！這種，吾無以名之，名之曰「新封建制度」！

我們原本希望編導者顯示這樣的故事給我們看：一種更廣大的悲劇，但是「龍鳳花燭」裏並沒有！自然，我們也並不是對「龍鳳花燭」的編導者有所苛求，我們祇是提供一點兒觀後感而已——如果有「有餘」的筆觸，請轉向這一面去！

在「龍鳳花燭」裏，使人感覺到最討厭的，不在其「弱者之聲」的情調上，而是在被導演加上去的生硬的口號上，這其實是弄巧成拙的事情，編導者祇要把一個真實的故事，顯示給觀眾看就是了，大聲嚷嚷什麼？不嚷，倒是很好的，一嚷，反而把原有情緒的整個性給破壞了。在觀眾們，是引起了栗膚之感，在演出的效

果上而言，也實在是得不償失的，這方法：「喊口號」，不可取得得很。

可是我們也並不一定完全反對「喊口號」，原因：藝術既然服役於階級，服役於國家，社會，口號之喊，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個真正藝術家的口號是隱藏的，而不是高聲喊嚷的，它是最那麽低低的，低低的，却是送得很遠很遠，它，那麽的發人深省，那麽的在感受者的心靈上，掀起滔天的波濤！這才是藝術的口號！

我們需要藝術的口號！而「龍鳳花燭」的編導者却使我們失望了。

談到演員方面，當推梅孃為首要人物，全劇的開展與結束，始終是以梅孃為中心：第一幕，寫梅孃之夫，首先受到封建的裁決；第二幕，寫梅孃實後，總總徐大年；第三幕，寫梅孃之幻想及破滅；第四幕，寫梅孃之死。

梅孃是被封建制度宰割的一個弱者，在「節婦」這封建的名詞下，斷送了她的愛，她的美麗的青春與生命。雖然也曾意會到想反抗，但她究竟還是一個弱者，缺乏勇氣，所以還是初麻手攪了去！章偉演來，性格最為凸出了去！

其次是更河飾的雙角：前周文華（即梅孃之夫），後徐大年，前角，科舉落第，功名不成，在封建的家庭裏，既不能「顯親揚

名」，便也成了不孝的子孫，折磨得鬱口寡歡，全無生趣；黃河演來，捧心，咳嗽，一副暮沉沉的可憐相，是頗維妙維肖的。後角，是一個光明的人物，雖然還是在封建的圈子裏討生活，却受過新潮流的薰陶，可惜就是身上光明成分還不夠，編導者沒有替他劃出一個明顯的方向來。

再次在懷錦飾的夢玉（即梅孃之小姑），她在「龍鳳花燭」裏的地位，很像「家」裏面的「琴小姐」，有同情心，也有反抗心，性格與梅孃恰成對照！但是編導者並沒有把這個對照弄得更明顯一點，更清楚一點。

更次是周起飾的父親，編導者把他作為封建勢力的代表，而這個人物的出現在「龍鳳花燭」裏，却祇有一般性，而無特殊的活的個性，周起的演技，總是那麽平面型的，不凸出，實在壞得很。

全劇的音樂，配合得很好；燈光方面，末一幕最好還暗澹些，漸漸暗澹於無則更好，悲劇的情緒，好像可以完整些。

最後，還要總括一句話：「龍鳳花燭」，也還是一種搔首弄姿的作品，不健全，也不是大眾的

× × × ×



通屋奇應丸

小兒良藥

發育
強化

能除小兒百病 四季平安 保嬰

中國發行處 通屋大藥廠
上海浦三路三五號 各藥房均售